

潛齋錄

諸暨樓藜然
署檢



潛溪錄卷五

鄉後學 仁和丁立中編輯
奉化孫鏞增補

贈答詩文

柳貫與宋景濂書 貫頓首再拜景濂賢良契友侍史貫承
問尺法老嬾不能多記姑卽舊所省以答來意蓋自宋徽廟
製大成樂時禮官用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中節
爲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爲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
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家禮於深衣制度條明言度用
指尺復註云中指中節爲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
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
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卽援文公之說曰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一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温
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卽省尺程沙隨尺卽布帛尺今以周
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卽是二說同出一書己不
能歸之一致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肖往在禮院因更造
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
代玉尺下庫搜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
微有強弱廷議以爲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
玉尺定下其議迺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難以準之古作然
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莫若且從文公周尺七寸五分
弱之說庶有定據吾友以爲如何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
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於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
之望也其餘又俟面敘且幾鑿在不具貫頓首再拜

貫頓首再拜景濂翰撰友兄前者所觀諸文皆雄渾可愛不肖閱人多矣後進求如此者未見其比爲之喜而不寐吾鄉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自慚駑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吾友爾吾友以絕倫之識濟以精博之學若更加工不已駕風帆於大江之中孰敢禦之哉勉旃勉旃琳公有書索紫微山房詩不知作否律呂新書想已徹覽舊問可疑者宜以紙標出俟見顧時容一一講之不宜貫再拜

黃潛與宋潛溪書三首

潛頓首再拜奉啟景濂先輩尊契

兄長侍步潛少也空疏老益衰朽不揣求借翰墨之潤於左右極荷不外凡欬唾所及殘膏賸馥沾丐多矣感刻之私無以爲喻伊洛淵源一書舊無刻本近方有之今購得一部藉以縑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備檢閱也忽忽率此上復有懷願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二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言尙容晤既首祈鑒在不宣二月八日潛頓首再拜

潛稽顙再拜啟復景濂先輩尊契兄友長座右潛日者數蒙以高文見教不能一一具答方用悚仄茲承手筆示及新作二篇節婦表旬日前固已獲觀角端頌博雅雄麗尤爲傑作足見筆力之進辱下詢作文專法史漢潛何足以語此然嘗聞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章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可愚竊以爲學司馬遷當自班固始蓋能從容於法度之中而不至於亂道則一日疏宕於規矩之外雖亂道亦好也不審雅意以爲何如謹奉啟不次四月契未持服黃潛啟上

潛再拜奉啟景濂先輩契友侍史伏辱誨函示及新作深慰馳系古人立言皆以平日學術寫而爲文故其根本深茂論

議精切卓然可傳於後世今人不過剽竊陳腐以應時須惡足以行遠哉潛嘗謂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誠不爲過論也諸作溫雅俊逸竄然出於時流之外必如是庶幾無愧於古斯文爲不乏人矣細玩之餘不勝歆豔向者借徐文清公家傳有便得寄至尤幸來使索答字不容稍緩匆匆掛漏切幾恕察不宣潛再拜奉啟

吳萊與宋景濂書 萊頓首奉啟景濂賢契友足下承喻穀梁說春秋其義最精鄙意亦同此蓋不易之論也近來收拾春秋文字如何此間亦有數家欲採拾成一書奈年來病勢愈迫下筆復止景濂明敏過人且善記何不爲之卻來此商畧可否耶蔡慶宗質疑一書若未見可來取之游僊等賦妙甚自時文行而此學幾絕蓋皆坐讀書不廣故空疏無精采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懨懨如久病人今吾景濂爲之便自不凡耳銘辭亦奇絕讀至抑揚變態處使人忘倦大抵景濂之文韻語爲最勝近作古隱者贊十章及古琴操九引曲歌辭奉上幸爲刪定楚漢正聲已著其目望使人膽之見在此改定序文此書若成可一洗俗學之陋第恐召闢取罵爾徐毅齋欲升論孟爲魯鄒二經此畧聞之巖南公景濂考究博必知其詳幸見示他文字中欲及之意間要速景賢不知今在何處煩訪問爲佳不宣萊頓首奉啟

陳樵答宋景濂書 四月四日陳樵頓首再拜景濂殿元集賢左右樵湖上不約而獲見顏色甚恨不能伸所欲言至今怏怏不肖瀕死欲以投人苦無所遇今以其大意刻之于巖禪師碑陰矣蓋本旨不過片言若能貫串千經萬論於片言

之上方爲一貫爾石刻之外又有經解已刻在婺州非久當以板本奉納樵偶留邑下領手教甚慰辱惠家範闕家傳知景濂看史記前漢精熟不止詞賦贈麗而已但未知散文爲何如他日見示未晚也草草奉復不宣樵再拜

胡助答宋景濂書 助頓首再拜景濂處士先生執事助春閒在峴下日陪侍講黃先生徜徉嘯咏于山水閒未始不懷仰執事之高風絕識與麟溪諸君子之英才雅韻也正切西望特蒙惠示著述新編尤用欣懌累日披誦不勝起敬信乎吾郡之文獻足徵又以見山林之士如執事負良史之才者未嘗無人而其筆力善馳騁上下發揚潛隱追軼班馬之跡非范曄陳壽輩懷奸挾私者所可同年而語何其盛哉輒撰數語爲跋凡諸公所已言者不敢述甚愧瓦礫之綴珠玉也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時暑亢旱不審眠食何如唯爲斯文厚自愛謹奉狀不宣助頓首再拜

助頓首再拜景濂聘君畏友夏閒不揣蕪陋僭以峴陰樵唱求刪正於左右今辱教帖乃畧不及之想浮沈矣向承雄篇見寄氣馘可畏覽之羞縮數月不敢言文謹已襲藏篋笥仍以十六字識其末云大風揚沙雨霰交下欵興忽止變化莫測蓋聊寫景慕之實也邇來定有新作更能錄示數篇否記文一通附納匆匆不盡所懷惟千萬自愛不宣助頓首再拜

以上均宋集附錄

趙訪與宋景濂書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懌訪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賸理不實恐途中又生外證累

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鉅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撫也不肖自少卽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旣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資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爲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鈔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頁寘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卽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脗合好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卽可一言弁于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售其意志然後可以著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因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訪乃親近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宏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斷盧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沈穎水述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輒弃去之一家飢寒不卹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旣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

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頽
疲茶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
則胷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瘁益
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
學者以之爲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
尙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拜別書恐煩省鑒得言同賜是
正幸甚王庸道還過做縣知子充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
曾得候領書卻奉字然意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明文海

徐一夔答宋內翰書 近樓主簿至伏承手帖從審履候康
裕兼獲快覩呂公孝感詩序不勝忻慰所付詩序尋借樓簿
送與呂公去訖未遑奉報十五日王文至又承畀以高文一
通肅讀三過喜幸喜幸區區不腆之言何足以文自命初意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不過欲得閣下一二百字冠諸雜橐之端以假重爾詎意過
蒙不鄙覲以春容大篇極論文與道所繫之重且備斥世俗
之文之畔於道者爲非如以一夔爲知言而與之言者至謂
孟氏之後世不復有丈夫豈閣下爲是過高之論哉蓋謂孟
氏之後文之純乎道者寡爾必如所舉宋之春陵河南橫渠
考亭之著述斯無閒然矣乎開闢反覆沛然盡其所欲言讀
之心開目朗使人曉然知文爲載道之器而凡不合於道者
皆不足以爲文信若以不才爲知言而爲之盡者爲覲之厚
非所敢當也一夔才質陋劣自度不足以與於此然自向學
頗知文以爾雅爲貴故凡綴緝稍成篇段力加鑿括以求不
戾於道以謂求而不至猶愈於不知求者也向在史局承裁
畫於下執事閒嘗質以鄙見閣下不以爲謬且見謂爲是心

常服之茲承見教其敢以獎借爲足政當竭其年力益勵不懈以求其至爾雖然閣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發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學者殆將靡然一趨於正不至蹈前弊而自昧於道矣惟昔文章之弊必有豪傑之士乘維新之運振而起之厥今振而起之者非閣下其誰尙奚慮不知者以過高見尤而自遜也人回謹布向往之私不備

始豐稿

釋來復學士亭記 學士亭者聖壽住山龍門海公爲太史宋潛溪而作也聖壽隸金華之義烏縣舊號龍壽宋治平中改今名先是寺久廢元之泰定丁卯秋千巖長禪師倡道茲山遂大興之學徒麇至常滿手指時潛溪宋公數與法席咨決心要後十餘年禪師入寂而海公繼之激揚之盛無替於昔入國朝洪武丁巳春宋公以翰林承旨致政還鄉暇日常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閱藏教於山中海公嘉其誠謀於弟子景壘慨然捐貲作亭以居之亭成乃遣其侍者德性走金陵謁余文爲記夫佛法之在世間猶如虛空遍一切處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也然或有厭見虛空者則填室塞戶以絕之而不知越閭入奧及自身之耳目口鼻皆有虛空也若是其可終絕之乎竊謂士君子聰敏才智學而知道皆由佛法之力而致然也蓋般若妙慧寂照靈明振天地而獨存亙古今而不昧凡生生之眾無不圓具其於語默動靜出處設施悉皆有以資之而植立焉舍是無別法也故蘇子瞻有云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真佛法也子瞻豈欺世者哉今之爲上者或昧其源往往外佛法而闢之豈非所謂厭見虛空而欲絕之者歟古之儒先君子知是道之大同未嘗不究其說而有得焉若周濂溪

之交照覺而心明至理之論程伊川之問靈源而妙達自性之旨朱晦菴之慕大慧而契其心法之要載於傳記可徵不誣今太史宋公學周程之學者文足以貫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樂與吾徒游雋永禪悅竟日忘倦是能不異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內其心非獨知人而又知言者矣此海公所以不忘其師之與交而且重太史之道故作是亭以居之者有以哉嗚呼道無二道心無二心必欲歧而外之者豈通人之論哉苟能會其同而究其源則斯道也吾知聖人復生其固不可以絕之已夫子與潛溪篤方外好閒與商略斯道異同未嘗不爲後學無聞者之太息也今於海公請記是亭故得附余所感以勉夫來者焉

蒲菴集

鏞按右文釋來復撰丁和甫舍人曾鈔入錄中者也丁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未之秋舍人以此錄授余其文固在不知何時失去今夏重到成都趨公南院案牘之暇勉刊此書檢視原文僅存一目仍函詢之舍人荅言來復學士亭記記從明刊潛溪集中錄出而來復有蒲菴集想必載此文然兩書均歸金陵往鈔不易俟有便時再圖之姑留此爲一實之功何如云云不圖臘月之望接同邑王耀三明經杭函謂學士亭記承慈谿陳俊伯先生轉託南洋圖書館鈔來開緘披誦何快如之爰誌數言用表諸君之雅誼云爾庚戌季冬識

鏞又按宋公集中有千巖禪師語錄序云禪師行業予嘗爲撰塔上之銘今塔銘未見知公文之佚者多矣其蒲菴禪師畫像贊則尙在集中也

戴良修禊集後記 右修禊集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

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旣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修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於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尙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筆藻亦難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旣以舞雩之詠勸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甯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八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旣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與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

爾

前人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開出以示良良思三先生學擅一時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維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林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

學顧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亦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甯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會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并志子愧云

前人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

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棚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應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九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
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
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
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
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
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
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
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
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燦爲日星
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
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
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十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
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
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
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
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九靈山房集

王禕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右侍制柳公侍講黃公及吳

立夫先生與其門人宋君景濂手帖景濂受業於吳先生最
蚤繼乃登二公之門平日往來書牘殆不止此然卽此三帖
觀之師友之誼固藹然筆札閒矣禕生也後不及事吳先生
而幸嘗及柳公之門若黃公之門又獲久游焉故於景濂雖
無能爲役然竊有同門之好今柳公已不可復作而黃公方
以累謝得請歸老於家適景濂以此三帖見示因識氏名於

後庶幾自附於同門之列云蕭祿命五賦也以爲以言其
前人跋宋戴二君詩云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
宋君景濂後十首則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
矣十年以來學士大夫往往詘於世故之艱難溺於俗尚之
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疏
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
倡釐蓋倣於蘇李譬猶律品之相宣規矩之互用然其爲言
或務簡善而其思遠以切或尙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
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託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
夫九感興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
其是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乎其
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子卷
樓孫氏校刊

陳謨書蕭執所藏宋景濂祿命辨後 國錄蕭執集其在成
均時所得文苑諸賢詩文下至數字手筆亦不敢廢類而成
軸旣藏以自矜耀亦時出示朋徒誇詡之可以爲好學尙德
之士矣古之君子或聞名不識面則夢寐之間如或見之或
不得及門受業則私淑於其徒若此甚眾予所幸同時有所
尊者焉有所狎者焉有宜友者焉有宜師者焉一展軸概得
其韻度如聽其警效視彼私淑與夢寐不尙優哉若其中錄
命辨則宋公景濂先生以示劉仲修者也先生以碩學古道
爲一代文宗僕每得其文晝夜而讀之又嘗辱先生温接懷
不能釋古人云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又云粲然繁星麗天人
所敬者五行而已其先生之謂乎昔嘗讀信國公文山集見
其前後兩爲白顧山人序其論祿命正如此以爲以有窮之

數係無窮之命一日之分爲時十二一時之分爲刻八生人之品止有九十六舉天下意之一日之生同時刻者貧富貴賤壽夭賢愚何啻億萬不齊豈局局於九十六品者乎積日而月而年其數皆可計也其驗皆可同也猶恨白顧山人不得宋公之辨而讀之豈小補哉豈小補哉右文從海桑集錄

出

方孝孺謝太史公書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閒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眾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已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

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
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
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
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手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
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
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
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
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甯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
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
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
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
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十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公議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
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
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
明先王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之不足苟有志
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
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竊敢讓焉
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
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
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
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
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
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

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者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佩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曰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伯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齒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頗解事然亦未達乎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簿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多遺誤

前人與蘇先生第二書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較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繇遇括蒼

路使欲致一書蓬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繇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剽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隨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甯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矇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枉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

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
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
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
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
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
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
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
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
人遇貶竄而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
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
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壻端坐而
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言乎己者可以質之幽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六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明而無忤者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
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
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
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
平生之計也是爲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
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
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曉曉也人之
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
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
然典雅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
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
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口口口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

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發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前人與鄭叔度書 求學者舍婺無所往故至於足下之鄉學於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尙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使之守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知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旣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耶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

又 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敵者尙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

又 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忌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處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云甯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天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乎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閒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自有以慰悅讀書初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詞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閒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又 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取僕申以婚

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
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
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愧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許以
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師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而不
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

又 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
意煩并厯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燻兄聞
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
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字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尙何
可得言之慨然

前人答劉養浩書

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

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充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肖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
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
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
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地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
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此人乃可憾
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
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
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
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

前人答王仲縉書

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

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
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

文者非不多而人惟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
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
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
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
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
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
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文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
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繇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
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
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
志者在乎自力而已

前人與童伯禮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
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
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
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
名其籍於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
故耳

前人與郭士淵論文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

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
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陋劣使然哉
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
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
之而不厭用之而不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

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

前人與舒君 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繇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

前人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木之時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閒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臥石牀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

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傳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與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與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與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不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駮何敢僭冒以汗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前人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辯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繇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一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

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閩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旣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前人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餽閒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族屬眾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尙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予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前人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

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前人跋劉府君墓碣後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前人題楊先生墓銘後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詩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楊公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解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旣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

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以上俱遜志齋集

蜀獻王宋潛溪楹銘跋 積邱山之善尙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右金華宋太史景濂楹銘蓋其引年而歸田時所作也昔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詩以自警卽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爲予書此予取而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噫信乎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哉今觀紳文章孝友蚤有時望誠所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者矣然於此銘尤當書諸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無負於己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紳且用以自勸蜀藝文志

林佑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子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未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概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戶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閒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葉見泰前題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

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卽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旣而待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蕞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閒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乎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弟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涓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子且袁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尙益自力以求副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郭濬前題 濬事愚庵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

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甯繇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廁於其閒獨何道以至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敘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恆見累於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尙益勉循古道與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

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於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
念之

鄭楷書先師潛溪書張孟兼文集序後 余表妹之子洪廷
藥好尙文雅嘗收藏先師潛溪宋公遺文一紙攜來麟溪求
題展而觀之乃余昔時所書計其歲月深有感焉洪武十年
正月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而歸甫踰兩月張公孟兼以
山東按察廉使還家省親訪公於青蘿山袖出誠意伯劉公
所贈文稿序請公識以一言且謂官程急速卽欲戒行於是
賓朋滿座公遂據案屬稿命予繕寫遺之此紙是也迄今五
十年矣余嘗以菲才受任藩府今謝事歸老而耄且及之念
歲月之過邁嘆師友之淪亡俛仰今昔其於感慨可勝言哉
廷葯能寶藏此文知所好尙其賢於人遠矣 白石山房逸稿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附錄

錢謙益書宋文憲公壁峯禪師塔銘後 金陵梵剎志載嘉
靖元年碧峯寺記云洪武五年壬子敕工部黃侍郎重建先
是碧峯禪師奏上建寺請名高皇帝御賜號因以題寺按建
寺之年卽禪師示寂之歲也宋文憲碑文立於次年癸丑七
月旣望何以不載建寺緣起章明法門盛事耶國初工侍僅
黃立恭一人攷之欽錄集洪武二十年五月鞍轡局大使黃
立恭於大庖西奉聖旨至二十一年戊辰御製修報恩寺塔
記始稱工部左侍郎黃立恭昔本技流今職工部安得於五
年先官工侍耶記稱師棄髮存鬢出使西洋諸國授爵固辭
俗所傳西洋記稱碧峯同三寶太監下西洋事蓋委巷小人
之語寺記殆承此譌也鄭和等使西洋始自永樂七年師示

寂久矣如有之則文憲於天界曇公記奉使西域事甚詳何獨略於師耶記又稱師祈雨靈異爲眞人所諧投之水火無損後辭歸西域已時陞辭期午時出潼關是日以上賜袈裟遣守關吏奏上師生於乾州名族而曰西域胡僧示寂金陵茶毗聚寶山而曰辭上西歸師世壽六十五而記稱高帝讚碧峯像云年逾七十幾益又謬矣國初大浮屠惟碧峯最著流傳神異未易更僕寺記所載皆非實錄他可知已示現微權與諸法實相無二末法無正知見往往以神通相眩惑請以文憲塔銘正之

前人跋善繼上人血書華嚴經後半塘壽聖禪師藏善繼上人血書華嚴經故學士承旨宋文憲爲序讚新安有謝陞少連者爲之跋尾備載此經去來事而曰永明師一轉爲善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宋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繼再轉爲文憲以文憲爲善繼後身誤也文憲序云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其贊永明遺像曰我與導師有宿因忽悟三世了如幻此文憲爲永明再來之證也若永明之爲善繼善繼之爲文憲陞之言將安據耶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崱鄭淵所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爲善繼後生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之譌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因志其後以上初學集

陳國珍書宋文憲血書華嚴經贊後 康熙三年甲辰三月
望日同申進士穉從月長和尚方丈得肅展了聞老衲所藏
宋文憲公三世血書華嚴經及墨書序讚合十頂禮而作偈
曰眾生無非佛法乳一乳當無兩般血苟能於血見佛性眾
生血卽是佛血前爲永明後善繼無相居士則三世總此一
點血化身誰明誰繼亦誰士是人血皆是經非士非繼亦
非明是明是繼亦是士先於母胎識不二忽在半塘忽肇林
忽爲曇旭忽了聞經去經來無住相遍十方法界無非經渺此
海甯藏經閣中有華藏直糟粕能尋此經文字外經經見血
皆飛躍居士吾鄉古先生文章功德都血誠金粟宰官現一
身一血一身無分身我甫來婁經亦止相逢應有機緣使後
來一切得展禮總是三生血耳 未刻稿附錄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吳萊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
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鏡何故摘白髭千里復萬
里遠哉鴻雁期 去年憶吾父羈客在廣州今年憶吾父官
屬大長秋漢官戒服御周典進膳羞惜茲不得去目斷五雲
樓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時
非合窮困事到卽輝赫徐卻雙鹿行門前少人跡 故人兩
三人江北久羈旅尋香古徑風步履修廊雨蓴鱸最有味稻
蟹紛難數我欲往從之蠻潮正掀舞 悠悠秋夜長夢覺秋
月霽有材甯及人吾學敢求蛻揮來河水絃削作泰山礪吁
嗟祁孔賓得失毫髮際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卿志
封禪揚子述美新當時文字閒萬世寵辱伸董京不可作愁
絕麟乎麟 北山有古寺修竹炎天涼蛟龍踞兩閒鶴鶴鳴

層岡心臺月照白鼻觀烟通香可思未可到詠此招隱章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攀琪樹枝口誦蕊珠笈山衣縱橫披石廩僮僕入如何一樽酒自解憂思集自來閑作詩瘦島與窮郊瘦將闕梁肉窮或潛榛茅水流苔閒石花亞竹外梢聖愚總灰滅何苦發笑嘲往者東入海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灑舳艫壯志昔尙少狂遊今併無誓登盤陀石重望扶桑墟

又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遂及宣和博古圖爲賦此壯歲何心一老儒東游飽食有江鱸詩宗鶴膝蜂腰體禮象龍頭豕腹圖三士操琴知爾達八公遺藥忍吾癯吳中勝處多朋故話盡寒宵燎藥爐

又送宋景濂樓彥珍歸里我生本孤陋偶到越江頭如何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彼二子直泝越江流子來我欲去子去我仍留留子子不住送子使人愁我且與子酒西風吹子裘問子何所學將通魯春秋聖心久不白聖髓空旁搜聖經但至正賢傳相戈矛晉臣忠如預漢士識有休發揮一王法衰絀五等侯經筵未可棄墨守或爲讐我今豈謂能子幸與經謀嗟哉我何學半世成倦游焚膏政自苦奏牘不克投我迂世所謂我病我難瘳子何不卽遠說我東家某我甯不及子請子更歸求母徒挺岩堯亦莫變浮漚勸哉敢不力前路無停驂

又宋景濂鄭仲舒同游龍湫五洩予病不能往爲賦此知爾能攜一短筇寺前突兀定何峯九天管籥來飛鶴三島樓臺守螿龍閒欲嘯歌先目往病嫌登陟轉身傭西源山石東源水豈但渠家有赤松

戴良寄宋景濂詩六首 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
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鄰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藿
悴葵亦衰海田旣遭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遊歷覽多所
悲本不居市塵悔之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看色年
年遇雪霜誰謂寒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旣貴乃忘
賤歲宴日堪託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惟聞
古時迹古者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非所惜
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 辭家獨行邁指軀遠從戎已謂
勳可建如何志無終主持東南征桓桓震羣雄苟秉先豐羽
卽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樽
俎中獸尙憚爲犧人豈昧臧弓況後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倫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爵吾

宋文憲公全集

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不貴至寶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薛
蘿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我獨慕其
人時時遙見之聊用瑩精神願言攜壺酌長與爾爲鄰 窮
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寂絕輪鞅病夫亦何
爲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榛獨來往田夫荷鋤至相與
飲其賞甯知雨露深但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蹈時網
少小秉微尙游心在六經冉冉年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
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親可摘新穀亦旣升命室釀美酒
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
無成俯仰百年閒忽如流電 下缺

鏘按右詩六首見七修類稿仁和郎氏謂考之九靈山
房集中止得其六而此第六首之末又闕若干字矣

戴良寄宋景濂三首 海潮還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
出迴風復吹埽遊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
坐空老 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奮
飛寄言奮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迴難依雲路
多鷹隼烟波有虞機 昔與君別日妾蠶初弄絲何意時運
傾寒衣今已治衣成向誰寄冬雪但夕飛雪飛猶自可時去
端足悲韶年忌雕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九靈山
房集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楊維禎寄宋景濂詩 一代春秋付託顛龍門太史筆如椽
山河大統三分國正朔中華一百年麒麟閣上登雄將龍虎
榜頭收大賢試問阮公高隱傳誰填四十滿中篇 東維子集
貝瓊青蘿山房歌 青蘿山在仙華之東蓋仙華為黃帝少
女升天處其山峭立千仞而支別為青蘿翰林學士宋公景
濂讀書其下名其所曰青蘿山房絕嶺之雲烟長溪之魚鳥
皆接於耳目之間公雖去此而眷眷不忘閒屬予賦予聞適
意山林者恆抗公侯之富而爭名市朝者恆譏處士之介是
皆得之此而失之彼惟公則不然昔之藏也非必於山林安

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故在青蘿不爲損
至於視草北門亦不爲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
際耶公擅一代之文章所著多行於世而貯於山房者必有
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爲之歌曰仙華之山何
嶄絕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地蜿蜒不斷爲青蘿
青蘿隱隱如崩石夸娥負山山爲折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
萬古空遺蹟玉女得道登雲車陵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
返落盡金莖花風淒淒兮又下雨行人慘兮子規語山回路
盡或逢花知是青蘿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容身今六
十頭尙黑胸蟠五色天女絲手煉五色神媧石絲可爲君成
天章石可爲君補天隙一朝宣之白玉堂青蘿寂寞頓無光
何年借我白石牀臥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早訪初平羊 貝清江集

劉基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龍門先生旣辭辟命將

去入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子弱冠嬰疾習嬾
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
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
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
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警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
兮長如春隍有芷兮陵有苔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
華丹萸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礪硯兮鬢髮蜚梁連蜷兮登降
崩施幽溼圓礪兮徹見譎詭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
泉兮金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蕊蕊鳳皇翔鳴兮五色卉

煌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霓爲衣兮霞爲裳
飲沆瀣兮食瑤漿晡正陽兮澡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
符兮躡九靈被喬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
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造無私兮逍遙娛召秦女兮吹簫
使湘娥兮彈口洪崖嘯歌兮王母啟齒黃舞齊進兮襟佩颯
纒長離前驅兮鸞鳥爲使蒼龍駢駢兮白虎豸豸雷公碾碾
兮列缺旭旭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閣道兮攀句陳過三危兮
繞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飊兮以還
家美人兮歸來中山兮其樂無涯

前人青蘿山房歌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東連

山特拔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憶昔四女下天來遺鬢墮
鬢根麗鴻仙華傑出最怪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嶽崑崙施鬢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蓄不可上蒼蔚雜樹昏腫臃龍虎咆號猿鶴叫山鬼呵歔生
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爲乎其中梁檀栒兮柱桂楓結青蘿兮
以旃幪不翦不伐兮不墮以攻晨風暮靄滴晴雨烟條霧葉
相蒙龍繆繆兮纒纒奉奉兮蓬蓬綵綵要紹兮若蒼龍垂胡
降元穹琴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氍毹鸞黃和鳴桑扈應
髣髴牙曠之絲桐幽泉發寶鏘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凌
陰蓄春融融巖花澗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
宮瓊蕤羽蓋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翻影
旆旆兮聲颯颯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閒塵土何夢夢山
有芝隰有豐石鑿鑿兮水滌滌猗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
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於崆峒
前人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

九絕奇羣峰峻極河漢上一峯獨立芙蓉陂先生結廬在其
下文追班楊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檉皆梧檟上
清道士方壺乘輿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
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還度谷十里一達五里伏龍湫吐景生
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
鐘鏞鏗鉤簫鼓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啟行長髯
鬚髻飛玉霜秦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疑寒芒相思迢迢
頻入夢夢駕雨鸞從一鳳覺來毛髮猶爽淅目送征鴻度空
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清可澗何時止疏乞骸骨寄聲
先遣雙飛鳧

前人寄宋景濂四首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
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初平不來白羊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死瘦骨蝕盡莓苔頑風沙蕭蕭隔人閒元霜日夕彫玉顏有
鳥有鳥丁令威側身上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墜鼈腳折海水散
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
歎恨長疑眸深沈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
誰與疇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羣峰頂上游 有美一人兮
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元穹兮睇參辰爲合爲離
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怒瞋
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鄰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
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珣玕泰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
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
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鬚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
食紫虹澡石泉兮灑清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

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前人二鬼詩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
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脊其外
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
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
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腳腳踏火輪蟠九螭咀
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
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耀啟
幽暗燠煦萬物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
香菲啖服白兔所搏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播光弄影蕩
雲漢閃奎燦壁葩花擲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爲珠璣或落巖谷閒化作珣珣人拾得喫者胸臆生明翬
內外星官各職職唯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
兩鬼隨即揮刀鉞禁制蝦蟇與老鳴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
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俟一鬼乘白狗走
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褰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食
肉口吻流膏脂卻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巖鑿石取
金卵西巖掘土求瓊葦巖訇洞晝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
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閭
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采青田芝仙都赤
城三十六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神魁清唱毛女和長煙裊
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
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

兩鬼各借問始知相近去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
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閒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
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達鼉鼉山上作窟穴蛇頭生
角角有歧鱔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桴攬槍枉
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甕盎或長如委蛇光爍爍形躩躩叫
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魁魑天帝左右無扶持蚊蝱蚤蝨蠅
蚋蟻嗜膚啣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雖不辨
妍與媿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
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
腸胃心腎肝肺脾卻取女媧所搏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
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
詔工倕使豐隆役黔羸礪斧鑿具鑪錘取金蓐收伐材尾箕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美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修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檄召皇帝示部署岳瀆
神受約天皇墀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
豹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螭生甲必龜貝勿生兪與螟
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
覃利傷人肌蝨蝗害禾稼必絕其蟪蝼虎狼妨畜牧必遏其
孕孽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遵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
尼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欲引
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禱謀之不
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為眇眇末兩鬼何敢
越分生思惟嗷嗷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
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
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

逸入嶽巖五百夜，又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
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燄熨灼無餘
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何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
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籠
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
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
戲江陵朱雲煥按文憲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而文成
於四年辛亥生篇中乘白狗蓋指文憲乘白豕則文成自
謂也

唐元嘉送宋景濂

南山與天齊，有鶴巢其巔。朱冠何錯落，

縞服清且妍。饑啄隴頭雲，渴飲湖底泉。歲月忽以邁，眾雛日
踴躍。飛鳴自相合，聲聞日已傳。虞人施矰繳，一日偶相攀。持
帛獻主翁，歎賞獨爾憐。貯以雕玉籠，晨曛飽華鮮。恩施雖云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備野性，非所便。舞庭羞自媚，乘軒畏招愆。伶仃搖弱羽，悲鳴
向翁前。主翁仁及物，中心爲惻然。開籠縱所適，使之全其天。
老鶴點頭謝，裴回始孤鶩。長風送逸翮，雲路何翩翩。獨慚韞
上鷹，窮年事拘纏。矯首三歎息，安得相周旋。金華詩錄

王禕寄宋太史二首

芙蓉峰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

天下文章甯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
眞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窗。同門同
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袞袞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值。
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

百令歲晏舊盟寒

盛明詩選

大風贈別宋先生東歸

憶從夫子遊歲月，今兩紀義惟師。

迫實賢哲儼及茲，客江東三載接棲止。辨理鍾扣莛論

文車合軌晨昏奉周旋骨月同披此琴音子期知劍氣茂先
指斯文已云墜高誼庶茲倚君今荷君恩予告歸田里雖云
抱微疾甯無動深喜高堂有嚴君候門多稚子初筵諧笑談
中饋具甘旨以茲自怡愉亦足忘藥餌返軸矚飛雲歸海觀
流水物理諒皆然人情詎能已綢繆念往昔契闊慨今始悵
焉惕中腸臨書淚盈紙

王忠文集

劉永之酬別宋景濂四首
諸老風流邈不聞獨攜健筆繼
清芬南宮新賜郎官佩東觀長留太史文
西閣垂簾坐夕陰每因朝退共論心文章千載知音少獨立蒼茫感慨深
令子能書逼右軍新詩妙墨兩超羣扁舟閒日滄江上卻望
文星隔五雲
大秀千峯藹舊開玉梁高接九仙臺預從山
頂結茅屋待得先生跨鹿來

劉仲修集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陶安寄劉伯溫宋景濂二公
水溢中原又旱乾風塵從此
浩漫漫東山好慰蒼生望南國那容皓髮安
要整綱常從黼黻還成文物萃衣冠聖賢事業平生志幽樂何須戀考槃
前人喜伯溫景濂輩至新京
東帛徵賢出礪阿來從明主
定山河攄才要濟邦家用爲治常調鼎鼐和定見百年興禮
樂先從四海戢干戈當朝輔佐侔伊呂汗簡芳名耿不磨

陶學士集

鄭杕懷宋學士
亦知離別遠喪亂近何如流水天涯路征
鴻塞外書縣縣飛雪晚點點落梅初日月重回首那堪歲已

除學古齋集

華克勤應制賦醉學士歌
內廚官酒葡萄綠黃帕擎來氣
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

春紅頓覺生醃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
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
還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箴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
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
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方徵前題 詞人獻賦逢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駢峯奇味
出翠釜玉瓶瀉酒玻璃鍾青氈賜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益
恭金華仙伯年最耄鶴髮垂領明方瞳中官宣勸令再酌陡
覺眼纈添新紅天顏回顧微發笑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旣
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瞳隴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
公忠跟踰步出關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當紀
明良自古欣相逢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宋善前題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主萬幾
有清暇特詔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敕令光祿行金
盤珍羞羅列水陸具黃封滿酌須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
髮蕭騷雙顏赤酒酣作賦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
朧醉不開猶能拜舞趨瑤階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蓮燭夜
半從天回

林溫續賦醉學士歌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

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鸞旂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奎
東壁昭文章聖明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
走絡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大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瀉瓊
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
灑宸翰如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顛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

赤臣獨知臣面頰紅人共見前綯後軾誇翰林臣濂寵光冠
古今願持歸家遣子孫百歲相傳同此心

桂彥良前題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藝苑逼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眷遇開瓊筵敕令賜飲共爲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昏目眩步履踉蹌春風滿座霞光駭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態滂沛鴻恩驚絕代明良際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丈夫讀書多苦辛恨不感遇乘風雲況當混一太平日大明下照皆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王連前題 金風撼撼吹瓊筵寶鼎裊裊熏龍涎光祿傳杯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早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瑪瑙寒珍羞奇味雙玉盤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胸中耿耿羅星辰氣隱虹霓鬢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欹側目茫茫漸覺紅光生兩頰晚霞爛爛明春雪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金闕

張唯前題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州羣賢列坐

紫清上鳳迴玉輦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鉤殿前奏賦冲斗牛胸臆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飛電金盤犀箸行八珍大官敕賜瑤池宴中使頻飛雙巨羅葡萄萄夜泛黃金波閃爍龍光照肝膽春紅散作朱顏酖天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欹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顧天爲低奎章

翰苑光陸離羣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
祕流彩萬古清風灑雲海酒酣拜舞玉階前千載君臣慶良
會會華克勤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
凡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
墀裏霜蹏蹴踏風鬣翻錦鞍新翦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
同時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聖朝
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桓榮
功在茲

虞泰前題

大明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撫方夏日本之東

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駟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注

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勢嫻雅中間一匹馴且良鬣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聖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真飛黃禁林學
士老詞伯年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彤庭拜舞承
龍光宮柳垂絲拂寒早奚官牽來錦鞍好阿兒前攜孫後扶
晚景騎向東門道西風振鬣塵不驚家僮卻訝朝回早

王佐前題

聖朝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

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

別羅帕輕籠錦作羈絲韁穩控金爲勒玉堂學士眞老臣日

月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

精眞天駟四足騰驤若星駛况拜親擇焉製詩奎壁垂芒照

人世須知君恩似海深臣騎赤馬當赤風雲會遇有如此

形筆宜書耀古今

孫傑前題

渥注去天幾萬里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

入帝鄉降救奚官入華陽五花成羣總超異內有飛黃若龍
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驚西風宣賜鑾坡老承旨房
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秉忠誠報天子

張伯誠寄宋承旨詩

井序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

京師十一月陛辭還金華二十五日戒途後三日上謂先生
之子中書舍人璫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
又謂璫曰汝父途中想平安邪又明日復謂璫曰朕夜來夢
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璫叩頭
謝曰蒙聖恩眷顧如此何以報也時伯誠泊靖可皆在側與
聞玉音中情亦不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
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官河風色
順輕舟平穩似安車 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時有舍人臣宋璫叩頭感激聖恩深

史靖可前題

靖可對縣人

內相忠誠荷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

生平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

聖主端居念老臣清

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會風度依稀似古人

以上宋學士集

孫贊贄翰林宋先生諸老

依依野田雀本在桑榆閒深林

蔭棲息卑枝覆羽翰春風照九垓陽和德澤寬翱翔霄漢上

迺得隨鴛鴦羣公珪璧才感世仕明君出入金門裏百辟同

續紛顯宦極崇高下顧念斯文惠然枉禮遇揣已愧明恩際

會信有時感激復何言斐然謝嘉誨久敬道彌敦

此詩西菴集未見

前人陪翰林宋承旨遊鍾山 天上禪關敞薜蘿每緣休沐

得經過雲籠梵宇青蓮溼地接皇居紫氣多甘露結花疑木

末醴泉和雨落巖阿欲陪謝傅金屏約未解朝簪奈爾何

前人餞宋承旨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五首 鰲峯朝日鵲
聲稀內使傳宣下紫薇予告不須留祕閣許歸仍及賜春衣
恩濃玉檢天書涇人去金莖瑞氣晞況是陽和二三月都門
柳色正依依 承恩初入詞林日亦得叨陪侍從班雲影九
重開鳳閣天光咫尺近龍顏彤闈侍讀青春暖彩筆題詩白
日閑此去定酬優老願輒輪遊遍越東山 保傅儲皇二十
春白頭歸去歲華新優賢寵渥非緣老蓋世文章不是貧錦
誥煥頒雲五色青宮喜見日重輪懸知戀闕丹心在長倚遙
天望紫宸 一自先生離禁闥玉堂清致更無人金蓮颺彩
初寒夕燕寢凝香散莫春著作有官惟故事論思此道竟誰
陳青雲志氣慚悲梗不覺臨歧淚滿巾 龍門佳致接仙山
舊築茆堂紫翠間方外羽人霞作袂瀛洲歸客玉爲顏常時
望氣懷京國午夜朝眞響珮環願祝聖朝千萬壽還隨聲鶴
到天關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望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前人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二十五首 海內才名五

十年聖恩榮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雪色如歸榮況及早春初公卿祖帳都門外人
道風流似二疏 二十餘年侍禁闈趨朝常早晚歸遲春坊

一掬臨分淚記得垂髫受業時 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

黃眼尙青幾度背人焚諫草風灰蝴蝶滿中庭 千載班揚

亞六經先生高步續芳聲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

名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東夷買得潛溪集

已向扶桑石上鐫 頭白勳庸列上卿君王豈是重文名朝

廷禮樂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 幾逆龍鱗進治安朝回

只說聖恩寬小儒日侍絲綸閣不得囊中奏稿看令子內
庭書制誥佳孫復作序班郎一門三代沾恩澤更作錦衣歸
故鄉 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
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紅鞋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
歸去山中無箇事瓦瓶春水自煎茶 蓋世文章未是雄眞
純卓有古人風賜金長是沽春酒醉殺鄰家桑苧翁 乞與
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
淺水邊 玉樹芝蘭取次成小孫開歲亦能行懸燈夜讀元
朝史認得前編老祖名 不用黃牛教子孫爲儒三世受君
恩卻將視草堂前筆歸去題詩水竹村 山僧野客莫相過
碑板人閒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讀自開池水養羣鷺 榮
歸詔許老山垌火棗交梨養性靈祕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
朱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留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士借丹經

近欲長參不語禪水雲飛盡月輪圓惟餘一冊

龍門子留與西江學者傳

後學無師誤少年在於蕢也更

堪憐聯班欲上陳情表留取先生住講筵 華髮朱顏六麥

餘還鄉猶駕輓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祖考榮封寵數優君王親爲製詞頭臨流好起雲章閣高壓

清風八詠樓 羽衣來自大江西打得旌陽鐵柱碑聞道珊

瑚纏樂石碧潭清夜老龍嘶 建業鐘殘禁漏稀九重天上

早朝時玉堂清署風霜冷常恐先生入奏遲 鳳翥龍飛御

製文人閒未見墨花新恩榮獨爲詞林重親向宮門賜老臣

晚出金閨望故鄉芙蓉峯影月蒼蒼歸途跨得銀鞍馬原

是天閑小乘黃

以上西菴集

鄭淵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涉江采新綠攬之不成歡我

心獨何苦臨風屢彈冠無心問明月有懷如長川且歌擬招
辭采芝向商顏 商顏有神芝豈徒樂苦饑可以起沈疴可
以滋容輝乞身在強健行樂須及時願言賦歸來慰我朝夕
思 夕思苦長夜欹枕聽征鴻征鴻爲稻粱南北何憧憧相
隨有流水莫比情無窮起來步簷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
光精照我雙瞳青千里共徘徊兩情正交并取琴彈別鶴弦
寒不成聲誰知揚州地亦隔牛女星

桂彥良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金華承旨宋公才雄學博

爲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春坊正字久資
誨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
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維此潛
溪其源孔長東流於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澗世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有積德爰自祖父維此祖父潛德弗仕乃鍾秀於厥子生此
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工維聖天子是
庸天祐聖世有臣明良胥會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聖
主黼黻皇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
德音輔導東宮緝熙聖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細書金匱古
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敷歷中外
屢閱星霜帝嘉耆德寵錫是綏名揚宇內文播外邦追贈祖
考赫其有輝澤及子孫出入禁闈昔有賢傳維漢二疏賜金
歸老以輝於鄉閭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罔俾二疏專美
於前公辭闕廷眷眷不忍就承顧問以被親近薦賢爲國非
曰子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飲餞玉堂雨雪初霽出祖東門
江山佳麗銀鞍紫駟天廡之良錦衣綺裘煜然有光服天子

寵命歸榮於鄉公歸老矣松菊具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歡迎賓客滿門擊鮮釀酒燕樂欣欣壽考維祺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荅祿與權前題

與權洛上人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

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平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立極開文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楹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筆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鄰

黃忠前題

忠會稽人

幾年簪紱近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

受封霑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萬慮閑回首玉堂春晝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汪鳳洋送宋景濂承旨致仕還金華力操鉛槧代囊韃贊

翊無如子獨賢璧水屢遊來後學瀛洲高步領羣仙乞歸際

遇明良日近侍從容二十年況有兒孫能繼武鳳皇池上羽

毛鮮巾車久不到潛溪溪上篔簹箇箇齊玉檢金封勞紀

述石田茅屋稱幽棲賀公共喜榮歸老疏傳誰言早見幾此

去東南形勝處知君一一有新題

鳳池吟稿

朱芾贈別宋承旨三首契生中書舍人葉甯朱孟辨忝廁

侍從躬親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

別并爲臣子獎勵云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

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

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

綉縞各四上曰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卿壽幾何先生文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壽更至三十二歲成百歲留爲

百歲
衣也

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
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
上賜文綺之日復賜寶鈔一城上春

雲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
一度秋來一度歸，上步自午門先生侍行曰此地卿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還龍來見朕否先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來朝

史靖可同作。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續二首以補其遺。君王親爲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
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
曉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
傳

敕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恩。

林靜同作。靖吳人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
那知

門外春多少，開遍桃花水滿源。
白苾如霜初下機，并刀素

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山采紫薇。
以土宋學士

集附錄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釋來復前題。不管人閒是與非，錦衣脫卻換荷衣。
浮雲捲盡三山碧，萬里晴空一鶴歸。
頓空三際泯諸塵，坐視閭浮

幾劫春兜率。至今衣鉢在雙林，大士是前身。
甲子催人撚指閒，黃金難買一身閒。
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時未出山。

坐斷清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
了知有相原無相，不在聲音笑貌求。
大開圓鏡廓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
此別

莫言山海隔妙音，無日不相逢。
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門。
閑卻一岩煨芋火，大千豪髮與誰論。
蒲菴集

高啟會客成均汲玉兔，泉煮茗諸君聯句不。
就因戲呈宋學士。白兔如嫌桂宮冷，走入杏花壇下井。
嫦娥無伴每相尋

水底亭亭落孤影，曾搗秋風玉臼霜。
至今泉味帶天香，玉堂

仙翁欲飲客鹿盧，夜半響空廊齊鐙。
明滅茶煙裏，醉魂忽醒

松風起只愁詩就失彌明殘雪滿庭寒似水

大全集

蘇伯衡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官途還歸戒征軸眷言

幽貞廬篔在仙華麓就養望旣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澗昔池

薤荒理舊竹蘭佩紉春蕤荷衣製秋綠沆瀣晨三晷彫胡晝

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平仲文集

王彝陪宋學士國子學夜坐次韻

華堂環壁水微颿扇清

燈蕩漾迴瀾起窈窕佳月升跡陪簪筆彥心諧超世情露繁

樞栖翮林暗爽流螢眷茲悟物性諒匪繫土程宵中已忘寐

顧影素娥屏

王奉常集

釋金泐送宋學士歸金華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宮

賢少傳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容異等倫暮歸蓮作炬

前席錦爲茵班固材尤贍楊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劍倚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秋旻仲子金閨彥佳孫玉樹春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紳戀

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眞都門開祖帳里曲候征輪未覺鄉音

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慧必觀身婺女星辰逼蘿山

雨露均挑鏡書細字置酒洽比鄰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

無心誠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讓許詢三生情

是夢十載法爲親別去投青簡秋來覲紫宸涼風吹綵鷁攜

手大江濱

全室外集

姚廣孝奉簡宋學士

起葵辭三洞登瀛近九天雍雍金殿

客濟濟玉堂仙光岳英靈氣乾坤造化權博通推學府善解

壓經筵應制機犇電摛文思湧泉皇猷資黼黻黔首荷陶埴

衰貶無私斷春秋得妙傳歐虞甘在後班馬恥居先貴世欺

雙壁勤朝笑八磚美才膺內相殊寵過前賢對奏龍顏動趨

踏鷺序聯華裾承雨露綵筆走雲煙錫宴花簪帽陪游錦作
鞵裘分裁紫綺炬送出金蓮石鼎聯春夜韋編閱晚年乞閒
終解印佚老卻歸田白髮栖林下丹心戀日邊樂賓長就飲
愛佛每逃禪欲效蝨隨驥曾同蝨慕羶固知公有道要結此
生緣 逃虛子集

方孝孺奉懷宋太史用盡字韻 隆替存恆期含生會當盡
獨遭誣枉構旣往有餘愍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
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蒼龜王畧見封畛上爲社稷鎮下
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鐘磬羅虞龔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
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導大川引竭忠
職調護垂老辭疾疚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
元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闔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吳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東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
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晒三歎秋風
前日送高飛隼 遜志齋集

夏旣題潛溪集詩

旣江乘人

混沌初開太素斲挺生神人斷籥

膊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奇
偶生畫參伍錯煥乎斯文此其璞二三啟運乘飛躍典謨訓
誥雅頌作黍離已降周室削天將尼父爲木鐸乃芟詩書定
禮樂乃作春秋明善惡爬羅萬象歸一勺放彌六合卷諸橐
七十二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漢史記變矩矱西京
雄健東差弱建安馬上詩橫槊其音稍振氣已駁晉更六代
轉銷鑠唐包九有復充斥至宋諸子雄相猶廬陵崛起超卓
躑道州獨立承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相皆沙漠往

往南士登館閣從此斗牛氣磅礴乃挺奇才海東角早年脫
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韜畧出入佛老搜冥漠鯨跳鼉扑鬪
蛟鱷不特寸鐵徒手搏大昭射日孰能曠長劍倚天誰敢斫
是乃浩然之氣擴簸弄元化筆在握星辰迸空如石落剛風
立海大雨電湧湍疊躍濤怒薄百怪倏忽光揮霍矯若魚龍
舞灑灑蔚若虎豹跳崖峒飄若孤飛駕黃鶴勁若百鷲出玄
鶡鏗錡大音振咸濩赫奕雄芒射千鎮迫而察之吁可愕注
如懸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穫武庫眾寶開晨鑰左右而
取非外攫遂造平坦鎗礮确淙淙安流宗大壑上尊玄酒殊
淡泊東序天球非雕琢自然光燄發葩萼我時訪君卽命酌
春風蒲桃釀酥酪雪夜鬪毬擁毬毬招月與友相酬酢月入
尊中明可捉漱嚙醲郁棄糟粕此時豪縱脫矰繳吐奇抉怪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辛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安可約有鳥如火天井落埽除旬始銷格澤金篋刮目割翳
膜郢斤斲鼻揮湧望妙處神會不可度而我旁觀駭且忤如
遇仙人授金藥一日生羽脫塵殼願爲弟子請奇着先生妄
言只大噓余亦禊衽邊巡卻如此筆力扛鼎鏊不遇明主將
焉泊聘以束帛加雙珥幅巾大布起林薄奏賦上林從楊柞
豈比執戈甘寂寞天王手校龍泉鏑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
新篁解春籜用爾圖像爲丹牖用爾作樂爲簫籥銘功頌德
軒寥廓日光月潔江漢濯前驅班馬鞭六駭後駕歐蘇驂兩
駭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齷齪傑哉先生果何若微
子之裔散人託景瀛其字大夫爵我作狂歌非用諛投以木
瓜報芍藥

吳沈前題

有客贈我潛溪文文光燦爛照我身山居寂寞

謝朋親見此直欲窮朝暉金華萬丈高嶙峋清淑之氣常細
縕其神有時降爲人翱翔藝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
堂掌制代王言旂常彝鼎銘功勳蒼珉玄碣耀崖濱九原不
作我涕紛後來繼者喜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
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纂言記事志不分乾坤扶露闡至真
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樂昭羣昏經天緯地奠五倫山頽
木落狩獲麟六經之道翳浮雲百家諸子何紛紜各以所見
相雄尊西京而降喪厥厥瀄氣萎體敗至理堙堙韓柳一倡辭始
振刊落塵腐還本真宋興廬陵高復騫蘇曾王氏天葩芬考
亭上遡濂洛源撥衰反正絕學新包唐越漢並周殷上探姚
姒窺羲軒人生以來歲億千作者厯厯在簡編五行兩曜行
中天螢燭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遐搜博采鈎幽玄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登山直上崑崙巔觀水必至滄海津千條萬派胸中吞吐詞
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閑旌旄鼓鐸
弓矢鉦變化出入須臾閒又似廣廈張韶鈞琴瑟搏拊磬管
喧清濁閒迭宮商宣音節脈絡綴而連鬢宮塔廟爭磨鐫版
墨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未來之筆方如椽我生稟
質土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鏤弱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逐參
諸賢奈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顏
頗疑天公賦子偏我何獨拙君太妍願持尺書扣帝闈請帝
假我黃髮年策名駒兮駕兩轅從子上下相周旋

張世昌前題

世昌句
乘人

惟天有星漢璿璣煥周羅碧海揚坤

軸洪波撼鯨鼉人生於其閒懿德鍾天和仰觀反俯察至理
諒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覩滎河元機一以泄風雲蕩相摩

星文既有象雅訓還成歌
颯颯亦灑灑委復蛇蛇荒哉秦
晉閒紛爭鬪蠻蝸斯文灰燼餘
簡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董
生涉魏科淵淵天人策伊臯力
相劖傷彼長沙傅命折鬼所
訶自從建安來蒿蓬蔽菁莪朝
陽罕鳴鳳秋蟲叫寒莎韓公
高世資回瀾障狂波泰山屹在
望碧樹撐瓊柯柳子思精悍
古器見象儀氣高或怒張微疵
玉之瘡宋家諸老翁經籍賴
刮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
歐子才冠古跂立鞏與坡瑋
珩閒玉佩鏘鳴雜鑿和寥寥百
年餘烽塵事兵戈文風日漫
漶翽飛亂羣蛾乾坤旣一統大
國崇丘軻青帝掃烟霧宿垢
清沉痾姚劉實首出歐虞更番
番嶄巖金華峯秀拔浙水阿
柳君與黃公飛駕運瓊珂宋子
年最富美質資礪磋幽探旣
入室速肖心無蹉英英三傑名
眾星見羲娥二公惜不慙噫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五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歟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奮
龍駒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
禾又如三峽濤百折生洄渦源
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羲軒
世雖遠大道無偏頗前修稟遺
則奎壁光瑤瑤勇直探虎穴
深將入龍窩鯤鵬一奮激不數
蟹與蠡老我不作勇才衰奈
君何君看千尺松下有百尺蘿
相依在寒巖鬱鬱清陰多岬
嶭冰霜心孤恨正陂陀行看柱
廊廟飛棟高嵯峨

無名氏靜軒詩 幽軒聞說傍巖
局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

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
仙丹已熟春長好塵夢方醒

我獨醒還憶清溪舊游者白頭
矻矻尙談經以上俱宋學士

宋禧寄景濂學士禧字無逸餘姚人 修史與未役乏才媿羣賢強

述外國傳荒疏僅成篇書院志略

潛溪錄卷五終

學部主事孫海環校字

潛溪錄卷六

鄉後學 仁和丁立中編輯
奉化孫 鏞增補

世系

歐陽元石刻宋氏世系記 宋氏世居京兆唐大理丞憲武
德閒遷吳興憲字秉彝為易經師弟子數千人生有嚴有嚴
生邠邠生綬綬生元熊元熊生忻忻生羸羸生戮戮生宗捷
宗捷生服服生僕僕生循循生伯旒伯旒生榮周廣順中遷
義烏覆釜山榮字體仁通尚書春秋私諡文通先生生甫宋
雍熙末遷根溪之宋村甫字師杜生訓訓生帳帳生祥祥以
弟海子阜後阜生侑從榮至侑七世皆為鉅儒侑生永敷柏
嘉定初同遷金華潛溪柏字秉操以兄永敷子溥德後溥德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一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子卽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履仁蹈義類古篤行者妻金妙圓
賢甚一言一行可為女中師法生文昭文囿文馨文隆文昭
一名朝字文寔有隱德朝廷賜號曰蓉峰處士生淵濂淵義
烏醫學教諭濂博極羣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修官著孝
經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元至正中遷浦江孝門橋上焉
文囿生澄渭沁涪澤潤文馨生溱汶瀛文隆生瀟淵生瑛濂
生瓚璫澄生琦璫溱生理沁生珠瓊瑛生性怡瓚生慎愷
恂澄瑛瓚璫皆儒噫府君誠吉士哉何其孫子之賢且多也
史官歐陽元述 承旨集

胡助宋氏世譜記 助東陽人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

皆以國為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閒自京兆遷
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覆釜山榮字體仁

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諡文通先生葬法華山

娶陳生甫行十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

口是為甫娶謝生訓行三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二

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海行十四字善宗娶胡

葬石瀆原阜行五娶陳宗生侃自侃以上皆儒侃行十字子穆

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富相行百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

柏遷金華之潛溪禪定相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

德嗣溥德行千鬚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

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行萬字德明娶沈守有行四

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

二諾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

道母儀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至雞號卒振宋氏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二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門守有亡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

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姜東塢山生文

昭一名朝字文霆温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

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

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蓉峯處士之號文囿行福

以名為字文馨行福文隆行福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

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遣不敢先食善於

教子鬻簪珥使從名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坡

塢生淵行俊字景淵義烏醫學教諭濂行俊字景濂能古文

文囿娶阮章二氏阮生澄行俊字景清渭行俊字景亭早卒

章生沁消文馨娶姜生溱行俊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子曉行俊

潛溪諸曉作瀟

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殷字伯璋濂娶義烏賈專

字主敬生瓚

行殷

字仲珪璫末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

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

孝門橋側

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

不甚顯然多以儒術知名於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以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起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宋氏世譜

鏘校潛溪宋氏宗譜載有此篇前半多有錯誤青蘿山下又多至八百八十餘字其爲後人添入無疑而排印者又不知校對至文氣上下不相貫良可歎也

方孝孺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非止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

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眾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與

遜志齋集

王禕書宋氏世譜後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尙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竒襲組綬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世祚由之以縣延令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厯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蓄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甯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源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尙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撰世譜登載甚悉禕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於篇末

王忠文集

明太祖贈宋濂父禮部侍郎誥 人臣爲國家之用能以功

自著必因其前人積德所至考諸常典追贈爲宜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父文昭今贈以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尙靈爽之有知其欽承於永久

洪武八年十二月

又封宋濂母太夫人誥 人臣有祿位者皆由其前人之積善故於封典亦必推原以及之也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太子贊善大夫宋濂母陳氏今封爲太夫人

又加贈宋濂祖父母父母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朴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淆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爲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敕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德政爲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父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妣陳氏贈淑人故諭卿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冥冥者也 御製文集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趙訪宋蓉峰處士誄文 處士金華宋氏諱文昭字文憲曰蓉峰處士者集賢院所賜號也處士以質行信於郡邑見稱於名公貴人以聞於朝著於是集賢院爲製處士號下其書以旌之其子曰濂字景濂亦用布衣召入翰林不起以遂其養而父子一時俱見重於縉紳矣訪辱與景濂游而不及升處士之堂親炙其德容詞氣以窺其所存之萬一然嘗觀景濂博物洽聞足以名一世而不以自多爲文章下轅魏晉上擬周秦而視若蝸翼蛇跗苟可以慰其親雖憂患在己而不辭志有不得行雖糜之以好爵而不顧凡世之所謂械機榮辱漠然若不入於其中可謂賢矣逮其述處士之行且猶欲然自失以弗克承明訓紹先德爲憂則處士之身教蓋有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者乎處士年八十有一以微疾終終之

日濂與兄弟及子若孫咸在左右蓋世所謂全人備福者而遠近聞訃莫不嗟悼傷悲哀善人之不可復見也乃作誄曰維處士之先世居於秦載自唐初厥有聞人憲丞大理實遷吳興爲易講師朋來振振五季弗靖再徙烏傷時維體仁教義益彰卒諡文通河汾有光奕世皆儒幽而不揚潛溪之濱伯仲來止宋熄其炎世族中否吏虎而冠盜聚蜂蟻孰甯厥居完而弗毀積厚未施雖伏必發爰有吉人溉其萌蘖雍容紆徐有待無捷委祉垂祥以開來葉猗歎處士稟濬毓和內剛以毅外則柔嘉涵濡薰陶夙成厥德孝以事親誠以接物其孝伊何服勤盡瘁懇懇菑畚載觀其志其誠伊何內省必端一諾之信重如邱山鄉鄰有急臨難母苟彼狂阻饑聚嘯林藪吏資其畫卒殲羣醜捍患之勞用昌厥後教子諳諳文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通爾思積久充大尉爲儒師彼富我仁彼爵我義貽厥之志孰爲崇庠聞人一善喜見眉間遇不仁者嗟咨俛顏非矯而爲稟乎自然簡儉沖默自全其天里閭推尊宗嫻是則聲流天朝雅號攸錫配彼蓉峰長樂無極屬羅艱屯顛沛離析履險如夷有憑有翼天祚高年聿昭世德世祿方興有子明哲大發於文施而不食增崇本初以考元吉如何不淑木壞山頽善人云亡四邑之哀嗚呼哀哉我未識公辱交公子載欽道義非但文史出入惟親兢兢懼喜脫遺疾躬奉甘旨孫子子孫均慶同美胡不百齡遽聞摧毀興懷悲慟痛如在己欲置生芻沈疴未已述德序哀敢忘喪紀嗚呼哀哉東山存稿

徐一夔宋蓉峰處士哀頌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

建丕圖首起今內翰宋公濂於金華山中旣不得辭乃戒裝
來覲上置諸帷幄以備訪問已而職教東朝旋載筆後省日
見向用公之立朝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爲高博物
洽聞足以服眾而不自以爲足故自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
加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蓉峰處士年則八袞
矣自念身備朝著而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之奉人謂斯何恆
不自安乃力懇於上上憐之子告歸養於是公之去其親於
茲三年矣旣抵家日奉觴爲壽父子驪然居無幾何處士竟
以微疾棄榮義殆若有待者則公之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
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感致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
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之憾爲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
士而親炙其德容辭氣及考潛德之一二與其所以垂祥而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七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委祉者輒自誦曰金華宋氏與眉山蘇氏相類蘇氏自贈職
方君序以高行弗用於世至其子祕書洵遂以文章擅名天
下今處士無愧職方君以公視祕書亦莫能或之先後其有
不同者彼當宋室全盛之時而此屬更化之初稍有差耳嗚
呼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旣自爲阡表以
述先德復請大夫君子爲文辭以相其哀辱不鄙余而亦有
請敢摭其概而爲之頌焉處士諱文昭字文憲蓉峰處士前
集賢院所賜號也頌曰猗彼處士葆貞毓醕氣沖以肅貌利
以仁孝以事親誠以接物暴以義摧鄰以恩恤維孝則純維
誠則壹恩非勉強義非矯激猗彼處士美集於躬宜耀於時
而適其逢其蓄旣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爲儒宗猗彼處
士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令

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歸蓉峰仰止令德與峰俱崇
於惟小子曷克形容於以播之用慰孝衷

始豐稿

方孝孺宋蓉峰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

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
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
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於白石
山之原至於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
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
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
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歎以爲非人力所
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
子之行又竊歎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八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
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歎
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
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
而名也至於鳳皇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
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妙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
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
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眾矣然
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
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
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
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

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尙徵於處士之墳

遜志齋集

贈禮部尙書宋文昭墓縣東余黃嶺濂父墓也

贈太常卿宋守富墓縣東十都姜東塢去潛溪三里濂祖墓

也 金華縣志

方孝孺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

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尙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

之顯融於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

諭君景淵告於廟祭於家會其族人於金華之故宅以侈上

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制詞之意名之曰

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

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

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九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
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
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
人大之被於眾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
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
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於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
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於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
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
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
此哉雖然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
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
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

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遜志齋集

明太祖贈妻賈氏淑人誥婦人從夫而貴是以國家之制凡有祿位錫封必及其內助焉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妻賈氏可封淑人尙宜爾家益修婦道

宋集附錄

熊人霖重闢宋文憲公元配賈淑人墓禁步暨封介嗣中書舍人宋仲珩藏地碑青蘿之山距浦陽城三十里而近厥山嶮峻不能與嵩華恆霍偶大然天下知有青蘿者以我學士文憲宋公景濂幼時力學其土地物之名從主人重云公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十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應幣聘起山間列侍從上恆稱爲先生論道上前其大者若論黃石三畧公颺言勸上垂心典議上語賞賚公颺言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克咸何憂乎帑竭上觀穫公颺言爲后克知稼穡艱難念茲下民惟后德盛懋民其有天凡厥獻替咸若虞廷有都有俞有吁有咈天下旣底定凡郊壇太廟山川祠祀樂律星厯遠邦貢齋諸禮文大政咸咨公贊裁授經太子蹈矩履繩太子莊事公惟謹廷臣視公若孟有型海外荒服重譯來必詢公安否薄海兒髦人人知有宋學士乃公對揚太祖時颺言曰臣無他長祇祇威威維文墨議論以明以聽於我后推乃言維乃心念終始素業於學雖在輦轂其忘青蘿哉洪武十年公致政歸帝嘉公忠誠特賜緡綺誥封妻賈氏爲淑人推恩次子璵官中書歸三年淑人卒葬青蘿山

麓冬公以孫累寘茂州明年捐館於夔永樂閒移厝華陽今華陽古木豐碑堂寢楹桷巍然乃茲淑人一坏土草木斬芻蒙蔓弗治萬厯之季始有表之曰淑人墓者然四旁鞠爲蕪蔬地雖免竄町腫神魄罔妥侑淑人故烏傷民家女余宰烏傷習聞淑人於女克孝於婦克順公每曰余雖貧室人善佐余南陔養克諸余親余心載甯又曰孝哉室人賈也女中丁蘭也夫人霖雖不獲詳夫人行誼若所聞乃公言淑人君子哉其儀不忒維女而士會余攝行浦陽事旣表公祠已下令環夫人墓五畝勿莠蔬適有民甲訟於庭言民乙侵宋中書墓瑞地者粵稽乘中書善詩辭工書法太祖嘗賜和厥詩至厥生歿文無徵召彼故老僉曰以茲土名爲宋墓坵也傳疑中書冢云其體魄之藏與其諸弓劍之藏與則未有聞知夫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魂氣無不之也況於乃妣之墓之側哉唯淑人孝於翁姑唯中書孝於淑人松楸與與膝下依依中書之靈徜徉茲土若子隨母矧文憲公聰明正直神陟於天亦游於虛青蘿起家地亮爲厥靈明所棲妥淑人也乃克妥公安中書也公乃克妥矣宋墓坵凡三畝七分口捐俸錢七千贖歸宋氏累土而高封之爲之碑曰嗚呼有明宋文憲公介嗣中書中珩之藏地嗚呼自今以始行者必肅乘者必賦樵者勿翦其宋氏之攝衣冠奉文憲祀者歲時敬謁大夫邦人必恭敬止永言保之庸妥我文憲公與淑人與中書之神庸對揚我太祖優禮我公休命宰臣司婺勒銘庸護銘曰蘿施於柏厥青澤澤乃妣焉降乃考焉陟吁嗟中書安此宅爍孝忠哉師象則

中按乾隆浦江縣志載明宋學士夫人賈氏墓學士濂
徙蜀葬夔府西蓮華峯下夫人早卒阡縣東三十里青
蘿山下宋氏子孫半居華陽故鄉寥寥落墓亦漸圯崇禎
己卯冬進賢熊公宰烏傷重加葺洵爲文記事其墓始
顯詳載志乘歷久不毀固由學士之流風未泯亦夫人
之賢孝有以動人之企慕也

鱗按右碑今尙植立山畦中離賈夫人墓數丈地時節
祭婦均由鄭氏宗祫噫鄭氏家法眞天下之絕無僅有
者哉余於戊申春謁墓詢之鄭芝巖明經如此云

宋姑潭 文憲公妹諱髮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讀書
知大義長歸賈明善內外稱賢明年西兵擣蘭谿遠近大震
新同夫避入浦陽城竇山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新亡匿灌莽
中被游卒所執將亂之給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
山前坑中爾無急我急我且死不若導行發之卒信從行至
深淵處竟躍入死焉士民哀甚遂卜葬於城竇水口山之廟
東至今名其潭曰宋姑潭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按姑太年十六嫁義烏史別有傳浦陽貞節中例得入之
其兄文憲公聞而哭之曰烈婦在家爲淑女歸人爲良婦
旣淑且良縱不獲福豈不獲考終於內寢乎噫自古皆有
死當是時執法之太史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
不能獨烈婦捐軀殉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
若死者何如也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苟所見一髮未盡
而幸存之念輿舍垢忍辱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天
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日月不足爲明視區區微生直鴻

毛輕耳烈婦平日有言甯璧碎而潔毋瓦全而穢不亦允
蹈也哉宋氏宗譜

王禕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
曰願吾子之教之也子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
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爲
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
於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裸者實用鬱鬯
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
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連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
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
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
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則曰裸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瓚爲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寶重乎圭也吾故於
宗廟之器辯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
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
器也局於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
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於爾瓚者不其在此
歟王忠文集

方孝孺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
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
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
恆慊然雖變故災患之迫於己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
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富貴

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不遠邇咸得其歡
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
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
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
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
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書舍人
長子慎亦通籍於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
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遣逐侍從蜀之西疆閒關萬里一
子繼天公亦卒於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
不肖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
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
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古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
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
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
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感痛惜
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
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
與君最歡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
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
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
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遜志齋集

宋仲珩傳

宋璲字仲珩濂之次子十歲通春秋長博雅善

詩文尤精於書法與宋克宋廣齊名世稱三宋洪武九年以

楷書召入爲中書舍人其兄子慎時亦爲儀禮序班帝數命題試璉與慎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帝必命璉慎扶掖之祖孫父子並官內廷入以爲榮一日帝出內庫蟠桃核半片大可盈掌命濂作記璉書之稱爲雙絕且言小宋字畫適媚如美女簪花方孝孺極贊璉書謂如威鳳冲霄祥雲捧日當時乞文於濂者必謁璉書之所著有水簾洞玉兔泉諸詩編其詩排冢妥帖與王紳稱葵中二雋然頗爲書名所掩洪武十三年因慎罪連坐死子懌字子夷奉母孝亦力學工書坐罪徙茂州建文帝卽位念濂興宗舊學召懌入翰林爲侍書

乾隆浦江縣志

劉基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子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先生與子及子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於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璉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於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二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子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踈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鬚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蹠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鬚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贏幢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隔十有五里惟次子璉偕一騶者從

夫人又病在寓璉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璉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璉望其卽還則璉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璉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續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於郊爲子伫立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維桐之華亦炫於野悠悠行止亦駐其馬維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維日西馳載昏載朝維水東流以汐以潮亢亢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之維其長之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誠意伯集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張孟兼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子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卽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旣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仲珩被赦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稱譽有加焉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能書之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爲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觀榮美爵祿見寵被於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爲序其篇端予旣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有見者尙當以仲珩而加勉

明太祖賜和宋璫詩 鍾阜嶽無比洞府神仙居江光搖彩
色清溪美芙蕖雲斂天日曉夕霽萬象舒秦淮逶迤狀三山
勢若馳白鷺洲分水龍蟠古有斯
明太祖雨墜應落花賡宋璫韻 清和未至尙春風花幕圍
林似錦紅細雨只教成子速蕊飛彩蝶最多功 以上御製文
集

釋來復爲宋仲珩舍人題金華山圖 峩峩金華山高壓南
斗上太白儲精地毓靈玉斲芙蓉五千丈中有牧羊兒馭氣
陵紫煙東來掃碧海煉藥成飛仙呼龍畊雨開芝田至今白
石如羊眠山人結鄰近山住積書萬卷囊無錢飢食石中髓
渴飲巖下泉朝臨樂毅論暮校黃庭篇去年鶴書入巖谷謁
帝蓬萊跨黃鶴五花頒誥寫龍香出入金門食天祿上堂勸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七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月蒲菴集

孫賁懷朱太史芾宋舍人璫 誰憐飄泊向江關獨倚長風
憶妙顏老我黃塵三楚外羨君華藻五雲閒清時步武蜚聲
早晚歲逶迤奏牘閒鍾阜冶城蒼翠裏何由更得共躋攀 西
庵集

鄭榘寄宋仲珩詩 鸞斯柔下飛青鳥海上游如何不同調
羽翼有短修故人昔相見時時話綢繆出入念同車無衣念
同裘一朝參商如豈不懷百憂初盟倘不渝在遠情愈周但

願似夙昔鳥用苦相求

金華詩錄

朱芾賦得秦淮送宋仲珩 春漲曉云空明澹孤嶼中流
送行舟綠波渺南浦鷗從青鏡下人立滄溟語素澱漾涼颺
員紋散疏雨桃葉懷舊題後庭歌弔古因之寄離情前洲采
芳杜

鄭楷跋宋中書墨跡 右草書雜詩一軸乃中書舍人宋仲

珩所賦書寄國子博士王仲縉者也仲珩名璠爲翰林承旨
潛溪公之仲子仲縉名紳爲翰林待制華川公之仲子潛溪
之於華川學同師官同朝而予與仲縉同遊潛溪之門與仲
珩同學甚久故仲縉之與仲珩仲珩之與予交遊之深世契
之隆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諸公相繼凋謝而予獨以非才應
召入蜀而得與仲珩之子若孫聚首於成都十有四年今予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衰老致仕東歸而仲縉之子叔豐謁余於麟溪之上出示此
卷展讀爲之愴然卷尾書叔權名者則仲珩妻兄曲周學司
訓方士衡也仲珩書爲開國鉅公詩尤精詣叔豐幸珍藏以
爲家寶云

前人跋陳子同家藏宋中書墨跡 余蒙恩歸老麟溪之上
今年秋以纂修縣志出邑暇日訪子同陳先生於竹所見凡
上楮素堆積皆篆隸眞行展而視之絕類吾故友中書舍人
宋仲珩筆法乃吾子同所書爲之歎賞不已旣而子同出其
所藏仲珩遺墨一卷求余識之竊念余自幼侍先人貞孝府
君於東明山中受業於潛溪太史公而仲珩朝則同視席夜
則同衾裯實異姓兄弟觀卷中所寄手簡其情蓋可見矣仲
珩之於書法講究精熟積有歲年故能神妙絕倫韓子謂用

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詎不信哉今子同引筆行墨咄咄逼眞使仲珩生而見之必知讓公出一頭地而余則低頭拜東野矣姑書此以復子同并致愛護之私云

解大紳跋宋仲珩書雪月軒三篆字 右雪月軒三篆字前中書舍人宋仲珩書也仲珩諱璣宋學士景濂先生仲子能歌詩而小篆之工國朝第一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有草堂法師墓篆字奇古及吳烏程侯孫皓大璽中皇篆法三段石刻皆眞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學士君甚愛其書每見佳處便曰寫老夫名足可傳矣此三字余友蕭君世英得之余猶及見有學士姓名印識云云 浦江志

方孝孺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

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九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尙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繇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臆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眞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尙於宋君觀之

又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失遺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

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陵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嘉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又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一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眞行奔奔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嘉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又宋仲珩象贊 璠璣其温冰雪其清皎如異人昭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卻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又宋仲珩壙誌銘 璲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謙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滄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王官祺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耐母賈墓蘿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又祭宋仲珩文 嗚呼死生一途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

仰不慚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
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
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
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繇天天
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伸由醢死宰子族夷
袞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恆孔俚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
彘子之獲譴或構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
紛紛毒機旣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
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
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
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
驚號胸膂欲裂乖仁負義羞媿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尙有可勉以贖前愆
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於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
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
可徵子太夫人墓於蘿山吾欲耐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
骨金華尙甯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
天實與聞

以上遜志齋集

詩話

宋珩字仲珩浦江人學士濂仲子洪武九年召爲中書舍人
工書法眞行草篆俱入神品方希直稱爲威鳳翀霄祥雲捧
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而其詩尤駿
發汗血一蹶未見其止惜哉

又仲珩受業於趙古則故精於六書南村稱其大小篆純熟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姿媚行書亦有氣韻今觀其五言離奇妥帖惜不永天年兼爲書法所掩

明初詩人善書正則楊孟載張翔南行則唐處敬張藻仲草則宋仲溫周履道章草則盧公武隸則吳主一邱復孺大小篆則張士行宋仲珩

朱興悌遊青蘿山訪宋仲珩先生墓詩

潛溪碑版仲珩筆

是父是子稱雙

一斯篆刻北海書磁石引鍼真入室墨妙

流傳玉兔泉蠅

字蟠桃核明初鼎立有三雄克也廣也

共超拔詩歌況復掣長鯨

語盤空如屈鐵坡老後人小斜

川歐公嗣子張蔡匹潛溪著述媿歐蘇仲珩繼之飛健翩翩

翮才藻中書君鴛序追陪朝天闕朔風悲號黑浪翻捕黨紛

紛濺碧血三十餘齡命須臾青蘿山下埋英骨我讀哀詞希

直銘我來蘿山訪幽穴不見荒原鬣屨碑秋草轉蓬風瑟瑟

嗚呼仲珩人中英天賦以才命何闕長與潛溪照古今歷劫

飛灰名不沒

宋璫寄章允載兼簡頂思復

憶昔別京畿與子寓官廨一

見卽相驩不翅舊交快維時因道塗驅車久行邁忽逢弛擔

初欣若身脫械握手坐氈氍軟語慰疲憊情投比黏膠意愜

甚搔疥頂君數過予滯下喜方瘥三人互談劇何殊合糾繯

驟鑣出游行古蹟探奇怪路入青蓮宮駐足聽梵唄薄晚始

旋邸傾倒形忘瘵周詳論書譜從容說詩派凡習尙浮華遺

音日已壞作者固繁夥咸韶混夷鞅瀾倒並波隨疇能扶危

敗願子樗散材頻年處卑隘柄鑿乖方員甘遭世俗賣人將

競嘲譏子獨敦教誠苦言加箴規默默使心解酒酣示新篇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詞源極滂湃卻願任公子投竿下羣犗應知菽嘉禾薈治絕
稗稗讀之神駭驚秋蛩罷嘶喝政圖藉薰陶別還隔遙界欲
叩寢食安但復占爻卦浦洩守衡茅無從豁矇瞶譬諸鐵在
鑪伊誰鼓風備况乃患沈疴軀命猶纖芥侵尋閱暑寒孱弱
乏剛夫精神盡凋耗面目多腫黯布衾暖閣眠藥貼睛簷臘
年來獲告瘳書齋仍埽灑後鶴亦爭慶似索烟霞債綴賦詠
雕蟲攻篆學垂薤有時看飛泉四山寂無吳思取古遺經一
覽適炙暇蘭膏繼日晷砧砧警昏懈視已常欲然進業慚質
籛志須成絲泉未能脫菅蒯篤信宴安中懷毒劇蜂蠶蚤莫
自深省此語諒非覺近聞子亦歸親朋樂情話千里感遺書
殷勤持一介而翁幸康彊愧缺床下拜執簡立臺端百壬不
敢柴道遠竟莫前動若飛翻鍛歲月無停轉季秋倏已屆籛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菊傍雲肥江山日如畫軒車幾時來夜雨一燈挂明德正可

崇相期各云勸

潛溪書院志略

鏘按仲珩之詩本宜附文憲全集後惟其僅有此篇故

附於此

鄭淵宋慎加冠祝辭 金華宋君仲珪其子慎既加元服于
首字之曰子畏乃來拜淵麟溪上願聞一言以爲終身勉淵
竊念卯歲卽受教而祖太史公於仲珪則爲契家昆弟宜慎
之來請也自願不才弗能上承公教而媿於中者多矣然慎
之所請則於義有不得辭者敢誦所聞於公者衍其辭以告
之辭曰立身之道以慎自持慎在於獨尤罔敢違至幽者室
神明所司儼乎前臨可不畏諸不見而彰不動而施所以君
子慎於忽微慎則知畏肆則自欺心爲天君孰敢玷虧一言

之出榮辱所隨輕躁捷疾駟馬弗追匪獨言焉行亦如之言
行所發君子樞機必警必戒庶免阽危明明者天恆日在斯
陽舒陰慘靈轟颿馳倏焉變化不可測知載存載省載恭載
祇天之降衷是曰民彝敢不夙夜戰兢克治聖人有作立矩
示規六經行世曰星昭垂明燭我心洞見是非有悖古訓是
干天威愼年長矣加弁著綦帶裳幅舄肅爾容儀易名定字
責成在茲子畏爲字配義則宜爾家太史道隆德腴温焉玉
潤盎焉春熙立言垂遠譽於時爾愼勸哉曷知所師繩其
祖武弗替音徽將恐將懼寤寐是思陷人惟欲察於毫絲如
蹈虎尾如履嶮巖一或弗畏小人攸歸尙愼旃哉毋忝我辭
方孝孺宋子畏曠誌 金華宋愼字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

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耐葬浦江蘿山祖母賈夫人墓左
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
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
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遷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
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尙爲視護其墓 遜志齋集

釋來復送宋序班省親還金華 一門三代侍金鑾簪紱聯

輝玉笋班學士文章秦漢上舍人書法晉唐閒趨朝每接夔
龍佩退直還依虎豹關歸到雙溪春正好宜男花映綵衣班
蒲庵集

方孝孺題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
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
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功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

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賜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繇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旣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眾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其可忽諸

遜志齋集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中校劉仲璟長史傳曰建文二年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病辛巳公興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公命歸燮待時道過宋景濂孫自戎伍來寤甚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文憲公孫凡六人時愼已早故未詳何人姑附於後云俟考

商輅宋道七舍人行狀公諱信字夢信號魯年行道七侍書先生長子也生至正壬寅年二月初五日寅時配室潘氏

生至正壬寅年十月初十日未時生二子曰安一安二公性
穎悟醕謹綽有先人風少承祖父蔭怡如也歷年十八罹伯
變播遷茂州幸建文恩赦公父懌還京爲翰林侍書未幾而
公父又邁永樂之難囑公東歸存祀公涕泣受命遂歸青蘿
山尋訪故址但見萋草含烟孤墳寂寞含淚造義門見鄭姑
具道其姑亦泫然泣下且曰汝父雖蒙恩赦猶負餘罪義難
復居故址汝當仍返四川以存祖祀吾當命我子孫建祠妥
汝曾祖先靈卽汝曾祖母賈氏墳塋吾自令人拜掃勿以爲
慮公聞言不勝大慟墮地經刻復甦起謂姑曰曾祖雖竄巴
蜀而迴顧浦陽想英靈之如在也況姑祖女也尙欲建祠掃
墓曲致孝思而吾係其孫甯忍忍恩宥理當復歸故都矧四
川祖祀自有伯叔兄弟在吾誓死浦江以仰慰先靈於泉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足已詎可復返巴蜀乎倘姑憐吾播蕩而俛棲一枝則吾父
子生死銜結不替矣姑卽惻然曰言雖有理然此地荒廢難
以復居城南通化鄉風氣攸鍾原亦先祖始遷之所且吾有
田地山塘在彼汝可往覓故址以爲復創之圖庶君命父命
可以兩全倘天監汝祖上厚德厥昌汝裔亦未可諒也公卽
起頓首謝曰姑慮及此誠起枯骨而白肉之矣於是遂往長
陵果見山川盤固風氣清靡遂復居於七都十保并葬其父
於長陵之下畝以爲流離瑣尾之餘庶幾可稍安矣因更名
其子曰安一安二自居之後日惟修葺祖父遺編聚徒講學
明經本鄉子弟罔不慕其名而造廬受學焉故一鄉之文明
漸啟儒冠相望公之功大矣是時世方隆盛需才甚亟而公
日韜晦惟恐知名當世而名實益重人或勸之往公輒曰聖

人云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也朝堂帶國愁吾祖父何在也
吾惟偕吾子教吾孫畎畝自樂爲聖世鼓腹足矣何必紆青
拖紫憂國憂民任諸般憂危乎聞是言者莫不高其品由是
烟霞泉石偕安人潘氏共樂韶華越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迺宣德元年也公已六旬有五矣晨起呼安人召其子二人
孫四人曾孫十二人至前囑曰今日吾當升遐死後可葬吾
於下畝父墳側生不能盡終身之養死猶得供奉侍之誠汝
等尙當克勤克儉惟詩惟禮弗墜家聲可也語畢遂從容斂
手而逝諸子孫繞膝痛哭四方弔者盡郡邑焉噫潛溪至公
世德懋矣公甫六旬餘孫枝約二十八厥後昌矣有厚德者
必膺厚祉公之子孫其將興乎予家與浦長陵接壤地也因
慕潛溪公過訪其子孫詢其始末適公長子友松次子友梅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老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接見且以宗譜示予見承旨公中書公侍書公行狀俱載獨
公未成因爲僭筆云

李長庚題浦陽長陵宋氏源流 江海源於崑崙瀉於銀漢
生於天一干流萬派源源不竭水之有本固如是耶生人氏
族亦猶是也百千萬世原本於一但天道有代謝陵谷有變
遷川流有斷續人於氏族也亦然五代之亂天下之公族世
家失其譜牒雖太史歐蘇編輯難補殘缺觀其自敘有曰此
又不知從何而來也然譜亦不過求其實而已故曰書其所
可知闕其所不可知又曰貴不援賤不棄今人作譜大抵準
其繩墨貴實而求無弊也古婺州宋氏在浦陽長陵者出於
高辛氏黃帝子姓成湯之後武王伐紂至成王求封殷後帝
乙長子微子啓得國於宋諡曰仲公公卒立其弟微仲衍生

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潛公共再策爲宋國又傳至康玉及楚大夫玉皆受姓爲宋氏居京兆氏族孔蕃遷析於邯鄲上黨南陽河南等處凡九域九域之外又多分衍無越京兆爲宗楚有上將軍義號卿子冠軍者生漢中尉昌昌生六世孫尙仕成帝位至少府尙傳五世孫介爲陝西西安府鄠縣令卽家焉介四世生積積生三子長曰哲次曰抽三曰興東晉時五胡之亂兄弟俱從元帝渡江皆獲靖難元功哲宏農太守封定國公抽廣州司馬封忠國公興冀州刺史封開國侯食邑於睦哲公旣卒敕葬毗陵抽公賜居兩淮丹陽古墓在焉興公賜居嚴郡建德卒敕葬苕溪之濱並敕建家廟於公村春秋祀之二子曰夔曰夔夔之後別居涇安遂安夔仍返故都仕慕容氏爲長史生中書監晃晃生河南太守恭衛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天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軍司馬畿兵部尙書洽俱徙廣平爲郡望族畿傳六世有諱憲者官至大理寺丞爲易講師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六世至瓊舉進士第歷官國子祭酒開元初左遷御史大夫貶刺睦州至任卽訪興祖廟墓重修頽廢不期年遷廣州都督尋陞刑部尙書時第五子吏部郎中恕留奉廟祀子孫世居焉公入相封廣平郡公卒諡文貞贈太尉恕卒子衮太常卿衮生堅任青州太守堅生嗣宗任奉化令嗣宗生鑣鑣生處秀爲大理寺丞秀傳五世生吳任宣教郎梅溪先生吳生慶慶生二子長曰忠官翰林侍詔次日孝爲一代名儒忠生本輝本輝生二子長伯盛世居公村次伯成任浦江教諭因其邑之風俗淳厚人文駢集遂卜遷於通化鄉之長陵而居焉成生榮私諡文通先生博極羣書尤通尙書春秋道隆德劬不願

仕進徒隱於義烏覆釜山又七世有諱柏者偕其弟敷遷居金華潛溪敷生溥德卽潛溪先生之曾祖考也溥德生守富以孫貴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守富生朝字文昭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文昭生二子長淵字景淵爲義烏儒學教諭次濂字景濂元至正己丑擢爲翰林編修先生以親老固辭復遷隱於浦陽仁義里之青蘿山著書自娛仍以潛溪扁其居示不忘本也四方學者咸以潛溪稱之及明太祖定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徵先生先生起而應詔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詔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生二子長瓚次璠瓚生四子愷愷懷璠生四子長恂次澤三情四恪自先生貴顯歷官十有九年三世俱列內廷後因胡維庸謀洩累及一家當置重辟上准皇后奏遂特赦安置茂州此時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无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家屬子姓悉從西行至建文卽位念先生授經之德方孝孺薦其介孫懌文行俱美赦還京爲翰林侍書未幾殉難命其子信東歸以存宗祀承命返籍復隱居於長陵故里信生壽慶行安一壽芝行安二命其行以安者以爲流離瑣尾之餘庶幾可以稍安矣建潛溪先生於本縣學東置祀田邑令暨闔邑紳衿春秋祀之自此如太極二儀生生不息族屬繁盛浙東巨族概當遠讓迄今又數十餘世詩書禮樂駸駸乎有復古之風而衣冠食祿者爲士林表率莫非科目器也至齒德鄉飲旌義補官賢者守貞者尤多其人餘詳家慶行狀等傳茲可略也

祝萬年宋華林處士誌銘 宋華林諱登瀛字時臣潛溪太史嫡裔也少有大志日記數千言筆下天矯橫肆有千夫辟

易之槩自謂功名垂手可得無何三戰再北遂棄舉子業去
爲掾吏甘心小就亦詩人簡兮之意也時則有嘉定須侯廉
威仁恕一代偉人公左右服勤纈密精敏候雅重之仲春侯
循歲事祀於太史之宮俯仰間喟然而嘆低徊久之蓋懼宮
寢將頽而措置無從也時公襄事其間慨然任曰此瀛祖也
瀛願毀產以新之候大悅手批略云捐資修祠自是美舉不
惟慕義亦稱克孝云云公弟登洲登岸以未析之產從伯兄
志盡售以鳩工迨告成而侯以公倜儻不凡能繼前人之志
掾吏下役非所以康太史也遂會通庠固請於督學使者使
奉本祠之祀凡三請乃允祠有奉祀自公始蓋得衣巾若斯
之難也祠舊有祭田百畝載在文籍祠碑畝號昭然因本祠
無主爲民佃者十之八分濟貧儒者十之二公以在祠言祠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當歸典守而諸名宿指爲學田當事徇情力爭不決未幾繼
任林侯獨謂田載文籍不得云學田但久則難變莫若乘有
已故貧生不得再頂而一歸之守祠不數年當盡歸祠可無
爭矣持議甚善時適有兩生物故眾仍不肯歸祠而頂之張
樓公於是毅然曰是貧弱而陵太史也遂愬之道愬之司據
實陳詞卷發郡守眾仍執爲學田郡守周公素稱平允公曰
止有民田入學豈有聖田養賢郡主然之雖斷歸祠猶未吐
也會按使李貞巡狩浙東公奔溫台再奔宜紹章凡十進按
使李貞曰汝且歸吾有以爲太史地遂行牌檄縣查潛溪先
生有無祭產現今何人管業速速報奪於是田乃盡吐蓋歸
田若斯難也公以祠舊有仰高亭再爲鼎建而庠友挾怨指
爲侵佔學基借題報復今且仍復其故矣先是吳中大中丞

張雅聞公名顯使禮聘公慨然就道立談輒稱善曰君信可謂濟世宏才也公鬱鬱不得志期自建立遂辭去之京師晚知事不可爲歸隱隴畝齋志以歿嗚呼痛哉公生平豁達大度一諾千金雖處貧約坦如也與人交久而彌篤綽有古義俠之風善事二親友愛兩弟皆非近今可及但積志未伸樹立微末似不足傳而遞世無悶確不可拔殆亦一時翹楚家乘中安可以無傳也抑予更有感焉緣公結怨通庠爾時纂修縣志暗行誹刺有云今守祠者非其族也之語嗟乎爭田小釁乃敢侮輕先正如此哉吾浦之見重於天下以有宋太史也思慕太史而不得見太史苗裔如見太史焉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今乃曰宋潛溪竟無後於浦哉先王之仁也滅者興之絕者繼之太史實有後而故推而遠之斯亦非通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人之論矣有太史則浦重無太史則浦輕輕太史之後是輕太史也輕太史是輕浦也可乎哉余故表而出之以附傳末後之修誌者得以覽觀而削正焉公生萬曆丙子八月二十日亥時歿於順治丁亥正月十五日亥時元配凌氏合葬於橫溪大園背之陽銘曰山之高跂予仰之水之深溯洄從之茲是窳窳哲人藏之一時之蛻千古之悲亭亭者松清清者涓子子孫孫時享時追典型在望嗚呼其誰不思

孫鏘浦江長陵宋氏宗譜書後 余以己亥入蜀卽同義烏

黃堯卿明府謁明宋文憲祠成都東郭外借祠中青蘿山館爲飲餽之所彼時卽想像一遊青蘿山以爲快嗣以吏議改教得選金華府教授其爲喜慰何如也去年冬月履任卽與浦江黃斐卿廣文約今正上元前始克同至鄭義門村旣瞻

仰東明書院又邀同鄭芝巖明經張仲玉舍人及斐卿之弟
瑤卿廣文爲青蘿山之遊墓道荒涼遺碑僅有存者至賈夫
人墓本之下斐卿求仲珩之墓未見余謂方正學作志本言
耐於母墓今夫人墓甚大特碑字不易認耳環顧左右無
一家宋姓居者卽向之宋學士祠里人且改爲崧嶽墅矣又
至鄭氏宗祠卽明太祖稱爲江南第一家者其前廳懸宋文
憲公像例以每歲元旦至上元日止蓋五百餘年矣余以十
四日至得一謁見幸也因問浦江尙有姓宋者否斐卿曰聞
城南四十里宋宅村或者有遺裔歟明日冒雪至浦江城見
宋公祠新修碑記多有宋姓捐貲者吾已知文憲之有後也
又明日雪霽卽迂道至宋宅村詢其里老並出余所刻文憲
祠墓防護錄相示旣導余謁其宗祠又獲觀其宗譜且曰其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宗人有攜譜居郡城者可就近取閱之余旣回署卽傳斗訪
求宋姓者於是宋玉麟以潛溪譜來次日宋獻庚亦以長陵
譜來余竭數日之力披讀一過蓋潛溪者文憲所託生之地
長陵者宋氏先世所自徙又文憲曾孫名信者所歸隱也潛
溪譜俗稱沿灣其述文憲以前十世似較長陵譜爲可信蓋
据東陽胡助所撰宋氏世譜記以爲藍本惜世譜記成於元
至正十年潛溪譜則改於洪武五年且易其名曰宋氏宗譜
源流序以校胡氏原文增至八九百字本欲借名筆以示信
後人而反滋後人之疑矣長陵譜不錄胡助世譜記而別有
李長庚撰浦陽長陵宋氏源流一篇其所敘述簡明有法似
無後人羸入之詞當可信其非贗鼎耳獨怪李氏源流篇中
自文通先生榮以下又七世至諱柏者譜圖竟以伯成爲一

世祖以榮爲二世祖以柏之兄永敷爲三世祖且永敷上添兄永敬而無其弟柏名則並不思文憲之曾祖名溥德本永敷之子出爲柏之後矣文憲之兄曰淵自有子瑛其行殷一圖與譜俱不之及尤可怪也夫潛溪譜旣紊亂胡氏原記增損之妄校對之疏至於不可句讀獨不思胡氏所撰世譜記早附刻於文憲集中天下自有真本初非一人之手所能掩也長陵爲宋氏所自徙其歷代世系上自楚上將軍義爲一世祖至四十五世伯成兄弟止又以伯成爲本族一世祖以至文憲之子若孫彼固自謂信而可徵矣然自文憲由潛溪遷浦江不過五六十年至其曾孫諱信字魯巖者又遷永樂之難葬其父侍書懌於長陵始有其子友松友梅爲再造之祖其自文憲以前何竟無宋姓子遺自綿其似續者耶友松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名壽慶有子二人曰均執均玉友梅名壽芝亦有子二人曰均傑均亮均執之後延至八世遂若中絕均玉均傑均亮三家則其子孫繁多不惟居長陵者共有二百餘家其逐處移徙者吾猶得据其譜之所載分別言之俾寄隸外籍者庶各知其祖之所自出而數典不忘耳均執八世而絕是否別有移徙不可得而詳已若均玉之曾孫名家圍者遷於温州名承鼎者遷於湯溪則均玉之曾孫叔禪一派也其名承禮者遷於金華府城則均玉之曾孫叔復一派也其名家枝者遷於蘭谿則均玉之曾孫叔思一派也凡此皆友松之所出也若均傑之孫名一德者遷於紹興名德樹者遷於嚴州東華山名承璋者遷於府城名承來者遷於浦江縣城名祖祺者遷於金華白沙坂則均傑之曾孫永洪一派也其名家璇者遷

於府城名祖應者遷於衢州大隴口則均傑之曾孫永田一派也其名登者遷於北京名祖瓊者遷於建德下姜名祖魁者遷於於潛名承爐者遷於府城名家貢者遷於新昌埠頭名永發者遷於三都上陳名祖浩者遷於王記方則均傑之曾孫永堅一派也其名家駟者遷於南京則均亮之曾孫永悅一派也其名德明者遷於金山名祖財者遷於湯溪則均亮之曾孫永懷一派也其名祖庭者遷於桐廬其名家廣者遷於餘杭則均亮之曾孫永情一派也其名祖和者遷於嚴州則均亮之曾孫永宣一派也而永宣本大施下閭之始遷祖也其名八彩者遷於紹興則均亮之曾孫永愔一派也其名子暉者遷於三都覺寺名家圓者遷於嚴州名德賓者遷於於潛上亳村則均亮之曾孫永齡一派也若家貢之子名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明麒麟德賓之曾孫名紹榮祖瓊之曾孫名士廣譜亦各詳其所遷要皆與其祖父所居同地矣凡此皆友梅之所出也夫釋以建文之赦仍羅永樂之難尙有其子魯巖歸隱浦江族姓繁衍至於如此則夫隨文憲徙蜀者瓚雖旋卒其曾孫若賢若綱若紀者其名氏嘗見於各家著述至嘉靖時鄞人張時徹巡撫四川尙求得公之子孫修廟給田以奉其蒸嘗迄今五百餘年安知文憲盛德不尙有其宗派之流衍特無有好事者逐處採訪合萬枝而歸於一本耳余前以華陽文憲祠議配享之位函詢仁和丁和甫舍人既承以手輯潛溪錄見示行將付印今又得閱兩族之譜藉資考證因各揭其所可疑者標籤譜中又撮舉其各派之分徙者如右俾後之人有所考焉光緒戊申正月晦奉化孫鏘作於婺州上庠

附錄門人姓氏考

鄭泳字仲潛鉉次子受業宋太史濂以文章知名偕從兄深北遊燕京丞相脫脫延教胄子參太傅府掾史從征高郵平六合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決獄平反甚多年五十感世故多變棄官養親於家構軒三楹若屋之半名曰半軒爲說曰半者中之道人每求其全故未嘗得中道當漢始定天下居半之時也韓彭欲求其全乃有誅夷之憂子房能知止而去之所謂求中道於半而得其全者也余飄泊塵海者半世既無所爲事業幸而知止於此則將志於半以求夫中矣又治室如舟形名曰艤航爲說曰舟航固濟險之具而或恃其可以濟險直前而不知止方其順流千里自以爲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猝不可禁止非先治其具審其地得其艤之之道者必不免於患也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余游更世變身之不辱非敢自以爲能則固艤之力也讀此可見其急流勇退之志矣所著有半軒集家儀等書

浦江志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鄭淵字仲涵從宋太史遊先後十餘年初學舉子業踐場屋不合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祕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歎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辭不就及入國朝求賢詔下輒以耳聾爲辭部使者趙君壽力迫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恫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奔走兵燹中袖

二書以行及事平還家乃宗譜家範也著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

宋集鄭仲涵墓銘節鈔

鄭濟字仲辨濂弟也受業宋太史濂爲詩文多出新意所著隨毀不欲留藁書法得晉唐諸體洪武二十四年東宮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尙書嚴震具鄭氏積十四人間才德孰優眾以濟對遂授濟春坊左庶子階奉議大夫日侍青宮獻替甚多後徵弟沂爲禮部尙書賜濟楮幣令致仕歸從子樾字允資歌詩俊逸尤工楷書與濟並稱士林

浦江志

鄭洧字仲宗淵弟從宋濂學籠雞牀側雞鳴卽就學通貫經訓文詞古雅洪武中以畫圖監生坐罪事連糧長兄濂名在籍將行洧毅然曰兄以八十老人聽其遠行死於法是家無人矣遂請代至京竟死摺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有師古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稿金華詩錄

樓連字士連義烏人從學士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授宣甯主簿歷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建文初薦入翰林歷侍讀靖難師入京命方孝孺草詔不屈死改命連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自經有集

同上

鄭楷字叔度淵子也與其弟棠柏等皆受業於太史宋濂善屬文工筆札太史尤器稱之摺紳推其學行達之藩府永樂初蜀王朝京師奏乞除王府教授楷泣蜀王見之大喜有公來雪山重之語尊以賓師之禮賜號醕翁十餘年躬勤輔導終始不渝宋太史以誣坐西行次夔州而卒旅葬於夔家累謫居茂州楷啟王給道路費令太史之孫恪遷葬成都卽命

恪館於墓旁給田以供祭享楷自爲文以誌其墓久之王念楷年老奏陞長史致政還歸賜賚周至復睿書歸來軒織錦成文以賜之永樂乙酉同致政御史兄榦朝覲京師上嘉勞燕賞復賜爲善之書朝野以爲榮兄歿綜理家政以詩書忠孝訓飭子孫所著詩文蜀王賜名鳳鳴集門人私謚文誠先生
浦江志

中校百川書志宋氏傳芳錄八卷鄭楷撰錄金華宋濂家世之書聚樂堂藝文志作五卷楷既撰文憲公行狀復撰是書以表揚其家世尊師之道可謂至矣惜其書不傳無從考證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人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元至正丁酉先生生甫髫鬢日讀書積寸洪武初父克勤擢濟甯知府先生十五六時侍父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九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已壽以延師齡嗣除漢中府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先生久於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三十一年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隆旣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年四十六
台州志

鄭柏字叔端貞義處士涑子也力學耽經受業於朱長史間考亭之學以究性理之旨旣而學文於宋太史濂太史教之作文必以六籍爲本明乎理以充其氣而以孟韓歐陽爲宗

凡所爲文必令繕書以酬應所求及太史以累入蜀敏所著以授柏有付子斯文之屬旣以父代兄死難哀毀嬰疾無意進取摺紳朋舊每欲推薦輒以疾遜謝惟寤寐經傳潛心玩索以眞知實踐行之於己而以孝慈友悌勸率羣從注善藥以施人至老不厭或以其名達之蜀府王問其兄楷楷稱其疾以對王顧左右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矣人因以清逸處士稱之晚年著書有聖朝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子粘才學有稱浦江志其民錄宋蕭鄭榦字叔恭浦江人義門漢子從學士宋濂游宣撫廣東民以取珠爲苦至卽奏罷永樂十二年辛巳七十有二矣值長陵掃平沙漠因進五言詩帝曰可謂滿朝詩伯第一叔恭告歸帝子敕書許致仕賜宴禮部被以金繡衣問誰可代者叔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三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恭舉從子焜御筆卽除御史義門詡爲盛事

金華詩錄

趙友同字彥如從戴良宋濂講究聖賢之學而尤精於醫術洪武間領薦授太醫院御醫永樂初詔天下儒臣纂修大典

遂擢友同兼編修官後以事左遷華亭縣學訓導浦江志

王紳字仲摺義烏人待制禕子幼孤鞠於其兄綬從宋濂學教爲文章卽能馳驟變化事母盡孝及卒哀交踰禮未幾綬

亦卒髡執單居而名譽益著蜀王聞之聘爲侍以賓禮

紳乃請於王乞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於其書木主歸作滇南勵哭記以明志有薦於朝者召爲國子博士紳工詩胡

應麟稱其詩與宋璲爲葵中二雋有繼志齋文集

金華詩錄

李崱龍舒人嘗編潛溪後集十卷有序是本錄卷四

劉剛字養浩金華人從宋太史學經爲文頗久近製國朝鏡

歌十二曲傳於遠邇士君子稱之

宋集書劉生饒歌後

樓希仁烏傷人學於太史公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

鄭格字叔致浦江人從太史公學

吳彥誠金華人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以親辭薦者閱其貧謀於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卻不取卒辭於大臣以歸太史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又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以是知彥誠過於恆人甚遠也

以上俱遜志齋集

章存厚湓之子龍泉人嘗從學經

宋集章氏世系碑

黃昶字叔暘義烏人黃文獻公姪孫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上燕乾清宮之便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昶能古文辭受學於宋太史由齊王府伴讀拜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五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監察御史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

參遜志齋集

戴灝浦江人父性中與宋太史公定交灝因從學經於郡庠

宋集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王驥錢塘人年二十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肄業成均東爲諸王伴讀因從宋太史游學治經兼攻文辭

宋集孝思菴記

桂慎桂全慈谿人彥良之子嘗從宋太史受經慎端毅自持

文章俊麗全取善若水期於無息

宋集雙桂軒記

俞恂與太史公同里嘗從學

宋集題桂隱遺文後

林靜字子山吳興人俊爽異常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德驥拒之靜知父意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元詮祕典悉掇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字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愈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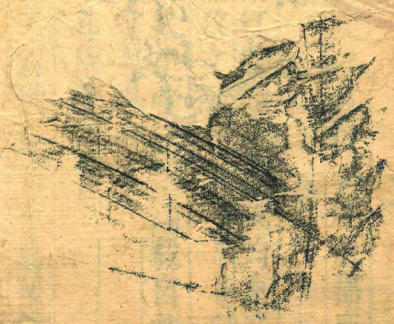
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從宋太史游有愚齋集二十卷
太史爲之序云 宋集愚齋集序節鈔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四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太史文憲公全集
志濂洛關閩之學

愚齋集二十卷

雜綴

宋太史濂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九歲頗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隨踢腳頭斗噴水能轟掌上雷之句眾因目曰神童

浦江志

五雲書院在義烏縣二十五里五雲山下元大德開樓如浚

建宋景濂嘗游學其間今廢

義烏縣志

小龍門山宋太史濂著書處按宋答郡守聘五經師書有云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小龍門

東明書院在東明山之陽去縣東三十里元青田尉鄭德璋

創精舍於此俾族人讀書其中鄭文融復斥而廣之內有成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聖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性四勿繼善九思四齋宋景濂繼吳淵穎而主師席者二十餘年飲水著書與其徒天台方孝孺義門諸弟子講學於此宋濂有東明山精舍壁記

戴王祥東明書院記云吾浦之有義門鄭氏歷代旌揚昭垂

史册非獨一邑之光也自宋末迄今五百餘年衣冠之盛綿

綿濟濟故其流風餘韻世澤之長而亦其先人所以立教而

培植之者意良厚矣上世有任青田尉者創建東明精舍延

同邑吳淵穎公爲師以教子姓美哉始基鄭氏之文獻肇於

斯矣嗣後恢而拓之繼主講席者則青蘿宋文憲公以開國

巨手於此而露其端倪以修文敦行勸其子弟一時人文蔚

起炳彪志乘其負笈來遊臨海則有方正學公節義文章與

宋公並垂不朽則東明一席遂與義門之名交噴噴於寰宇

詎不偉歟物有廢興歲在壬午邑侯九和何公振興文教經
營浦陽書院規模宏敞并置恆產以爲經久計鄭氏聞風興
教鳩集族人捐田以供束脩之資捐金而重謀鼎建緣舊址
歲久爲窳窳之所據改卜於附近之區在祠與宅之東偏白
麟元麓兩溪夾之東向面暨陽之勾乘山青蘿峙其北官巖
駐雲諸山列其南固習靜之奧區也於是內建堂寢之楹以
舊額敬軒顏其居軒前直接中庭三楹以作講堂前爲廳以
爲諸生會課之所南北兩廂各十楹前後皆有廊藏修得其
地前作重門北向元麓溪如帶周圍有垣垣內有合抱豫章
廡覆滿院樹側構三楹亦東向顏曰木天共計爲屋者三十
有五而庖湍之屬不與贅石池植嘉木雜蒔花卉以供息游
南垣之外築圃一區藝蔬以給生徒而復各設坐臥炊爨之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具以供族子及異姓之來學者其規畫亦云備矣至於選料
必精程工必固不爲一切苟且之計經理者尤極苦心興工
於壬午八月至癸未四月落成董其役者則有明經爾梧若
奇祖銓太學應旸爾鋒文學爾俊若楹道銘祖沛祖顯云夫
事莫大於復古孝莫大於承先而尤望後之繼承於永久今
者美輪美奐諸生絃誦其中明窗淨几心地光明於以成其
材以繩其祖武流澤又孔長矣相沿而下其毋忘前人作室
之艱乎鄭氏懼其事之久而就湮復欲丁甯其後嗣衍而勿
替也求記於祥時謬主東明之席自念祥於吳宋二公無能
爲役因敦迫之不獲已而赧顏於茲更以不文之言記茲盛
事彌增其愧復堅辭難卻爰進諸生而詔之曰學者固不期
安飽然有此勝地而復脫然無謀衣謀食之累尚不發憤爲

雄何以自解且士貴有志耳吾儒績學砥行當以不朽人物
自期毋狃於帖括數行以自卑其志曩者吳宋方三公棲託
於此不猶是未達時耶既記其重建之巔末而復揭數語以
爲諸生勸

山長姜志望勸學詩

六章

我生文獻邦先民有遺澤魏巍四

先生心源傳一脈矧茲通德門名儒尤輩出孝友冠江南文
章空冀北憶昔潛溪翁名山一枝筆一室扇春風卅年留講
席梅泉泉水清麟溪溪水碧飲水思其源負荷誰之職

登高里在縣東二十里王梅嶺北宋太史濂時於此登高故
名

青蘿山房在縣東三十里青蘿山下元至正六年宋太史濂
自金華遷居於此見宋太史蘿山遷居志今廢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明義烏王汝遊青蘿東明二山記云成化己丑偕長洲吳原
博卒業南離原博追念吾郡先哲往往訪問宋太史所居青
蘿與東明之山川何如時恨未遊其地無以復未幾麟溪鄭
仕信亦至謂二山在其家左右遂定約焉逾三年爲壬辰各
得如所約如麟溪是夜宿鄭氏同心堂明日侵晨方戒僕飭
轡其從兄仕遵已發一詩促之泊花溪虞仰賢四人遂聯騎
沿溪下復折而東行四五里乃至青蘿山足踰山多荆棘橫
塞四人下馬攝衣徒步仕遵引至太史故址仰睇蘿山約高
五十丈諸峯圓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野氓數家爲一小邨
落過西二十餘步仕信指曰此宋公園也園亦因太史得名
汝曰不然昔太史公來遷於此偶閱宋嘉定未官給地券而
此園已有此名太史嘗歎此豈其數前定歟園之北東西有

二石高突尺餘仕信云此石春夏有水出俗呼爲龍眼有老樹數本云是太史居時所植者暨訪其夫人賈氏墓遂招鄰之陳姓者問焉陳引抵墓所乃撥草莽展拜而退陳復細述伊父所言太史公堂寢方向并晚年去蜀之故咸徘徊久之其山溪澗盤繞寢之東南者上有石梁曰孝門橋相與延伫橋上挹四面諸山蒼翠若不欲舍去仕信謂曰將西矣若過東行宜速行各催騎從山麓西去三四里卽抵東明其山自仙華諸山延袤東下低昂起伏至此則融結蟠萃而義門青田之佳兆在焉有二石刻乃元揭文安侯斯所撰鄭氏孝友傳其篆口皆未剝落汶旣謁墓下乃疾讀一過仕遵又引往東十數步謂舊有山房一區初希直方先生從學太史時嘗與先長史熙醕翁諸君子講道於斯汶因憶太史公詩云雲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四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影入簾紛似絮巒光染袂碧於苔又云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蓋詠此也四顧風物皆非昔比令人愀然有今昔之感日落風號各上馬而歸是夕宿忠順軒下仕信開尊夜酌其家長久泐與仕讓仕温諸昆季皆在席汶乃作而言曰昔鄉先生歿後人皆立祠祀之所以崇德教而粹化原矧太史爲吾一代文章之祖雄峙百世蘿山其藏修游息之地可無祠耶仕信應聲此責吾當任之可謂知所崇重者矣抑嘗考諸有元至正丙戌自潛溪遷居青蘿山大明洪武庚申自蘿山謫居茂州辛酉卒於夔距今日已九十二年矣汶慨前修漸遠而後學無聞故執筆以紀此遊歲月也

元麓山石刻云縣東二十六里有飛泉宋濂與鄭源數觀之作飛泉操鼓之書諸崖石其辭曰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

兮胡飲我牛覆謂我污兮移波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又嘗采蘭至山顧瞻泉石情思煜煜因賦元麓八景詩漆書崖石八景者一桃花澗二鳳簫臺三釣雪磯四翠霞屏五飲鶴川六五折泉七飛雨洞八藥珠巖以上皆浦江志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疏曠不事檢飭讀書之暇或支頤看雲或披髮行松間遇得意時晞然長嘯聲振林木嘗騎白牛往來溪上畫史爲作騎白牛圖因自作白牛生傳曰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疏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年四十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許蓋以之自信云 金華詩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聖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國初禮賢錄

洪武十三年冬宋景濂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舊臣特賜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卒於夔府年七十二方孝孺在濂門爲高弟子自濂歿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郵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慟哭移時乃去 分省人物考

潛溪與青田同召青田仿昌黎二鳥作二鬼詩謂天以日月爲兩眼守之以結璘鬱儀二鬼也其曰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攀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

吻流膏脂卻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搗東巖鑿石取金卯
西巖掘土求瓊歲巖旬洞澗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
刺衝天飛謂景濂也其曰一鬼乘白豕自謂也二鬼去則筋
節解折兩眼不辨妍與媸二鬼來則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
其期許甚大推挹甚至金華詩錄○錯按全詩見前卷五

唐肅送蘇平仲詩云金華山水秀賢俊代有之我茲識三人
聯翩仕同時宋公坐玉堂文柄手自持王侯爲之佐制作爭
瑰奇蘇君年最下實爲國子師君忽叩帝閭懇懇以病辭我
獨惜其去白駒歎莫維王侯亦遠使膏車指西陲而我與宋
公徒重離羣悲丹巖集

梁寅題劉仲脩文集序云臨江舊稱多士之邦劉君仲修郡
城之世家也天朝徵用儒雅仲修嘗一至京師翰林宋公景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吳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濂一見而道同意合然仲修竟以重聽許辭公欲留之不可
乃賦詩餞之迨嘉靖癸丑其裔孫東園重刻先集清江敖英
序後云初公應聘至金陵潛溪宋公以詩贈之曰多少搢紳
求識面江南文價爲君低夫潛溪在當時獨步木天虎視文
苑顧於公推遜如此夫豈阿所好哉仲修集

解大紳清約詩序云卓君民逸自好清約得翰林承旨宋公
所爲二篆字適勁偉麗古意森然當是公之子仲珩代書補

江志

高啟槎軒記曰槎浮木也余嘗客松江之上濱江之木當秋
爲大風所摧折者隨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
游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爲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東
西旅寓所至輒扁於室鳧藻集

袁中郎華嵩游草識篆書金剛經後云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篆不多見此卷勁如屈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敘述詳委此公邃於禪而教典尤博紫陽圭峯分身入流者也浦江志

方孝孺自書正統論後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間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及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僞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僞私者無聞焉二公旣信子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聖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於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子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前人題畫梅贊有曰潛溪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哲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雲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贊之以獻處士玉質冰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古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此分明倦倦手澤爲宋公寫照也以上皆遜志齋集

廬陵周忱跋楊廉夫先生墓誌云金華宋先生作此文已七十有一年而未有刻之者予嘗於潛溪集中見之讀之數過

不忍釋手一日至雲間教授孫君宜鉉告子曰鐵崖楊先生
墓在千山幾至蕪沒推府楊君維斲欲買石表之願一言以
題於石蓋未知宋先生有是文而未刻也敬錄以遺二君正
統五年十一月

吉水楊教識云鐵崖有宋太史銘余爲之刻碑於尊經閣下
光垂不朽

魏驥識略云鐵崖先生有三史正統辯歐陽文公見之歎曰
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今宋太史謂其爲文中之雄夫豈不
信以上三文俱見楊墓碑跋

王子充敘景濂集云古今文章作者未易悉書卽婺而論南
渡後有東萊呂氏說齋唐氏龍川陳氏各自成家而香溪范
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近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并時而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哭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作踵二公而起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當呂氏
唐氏陳氏之并起也新安朱子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
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
胡仲申敘王子充集云吾婺以學術稱者至元中則金公吉
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
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并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
王公叔善又皆彬彬附和於下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首稱
合兩公之言繹之金華文章理學之源備於是矣景濂於詩
亦用全力爲之蓋心摹韓蘇而具體者

景濂與詹同文吳濬仲樂致和齊名號中朝四學士俞汝成
云學士詩文俱著而文勝於詩然開國文獻之傳集固不可
闕者

王元美云宋景濂王子充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
李舒章云公開國文士之冠猶龔元調

朱朗詣云太史之文舍人璉之書評者以本朝第一目之
顧元言云公文既博綜詩稍平易以上皆潛溪書院志略所引詩話

姚福青溪暇筆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對
曰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見
漁洋山人精華錄所引

王士正隴蜀餘聞宋文憲公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文殊
殿後墓皆甄贛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華表二尙
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卽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
像存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吳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之對曰惜其人學不甚
博明日以語濂濂曰臣學信不及維楨見鐵崖佚編注
靜志居詩話潛溪之歸也孝陵諭之曰大江春來風浪多宜
就裏河達於家史靖可送行詩蓋賦以紀實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洪武十年宋文憲景濂侍上御午門因乞
歸上顧問曰卿來此地跡應稀矣可能再見否對曰老臣身
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以詩送之
四川通志流寓列傳嚴安海甯人宋濂甥也任戶部主事因
宋慎坐編戍茂州子茂博學善屬文茂州碑刻皆出其手當
路愛其文行優禮之其子孫遷居於灌

鏘按嚴安公之甥也茂則公之外孫也四川通志流寓
傳所載無類可歸姑附於此

李濂劉宋二子合刻序

嘉靖丙辰仲春麗水何鏗合刻劉

誠意郁離子宋潛溪龍門子爲劉宋二子大梁李濂爲之序曰士君子之生於斯世也遭際亨嘉則身名俱顯親見其道之行矣夫何暇於著述哉惟夫道與時違人莫我用抱蘊弗施何所表見於是寫我幽衷託之觚翰炳耀垂文而名懸日月矣其諸免於沒世無聞之憾矣乎抑亦遠期後世苟有能用吾言者則吾道之行於異時亦何必吾身親見之也劉宋二公生丁元季劉公筮仕邑丞鬱鬱不得行其志未幾海宇繹騷當路辟公參畫戎事屢有建明沮而莫用遂棄官歸隱青田山中而著是書曰郁離者文明之謂也其書凡十有八章意以爲有能用之可致文明之治耳宋公當元至正閒以薦擢國史編修官固辭不拜退而著書小龍門山中曰擬道者苟非至德至道不凝之謂也其書凡二十有四篇竹簡丹書藏諸石室且曰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皇祖龍興二公並起而輔之疇昔山林之著作欲以遠期後世者乃親用之以佐成昭代文明之盛治然則斯二編也詎可與蓋道之諸子徒騁之空言者例論哉嗟嗟二公精理爲文秀氣成采聯轡齊驂不相上下顧世之人獨以文稱潛溪者蓋青田掩於功業云爾賓巖君以毛詩魁南省其文章志節眞二公之鄉人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刻而傳之永彰厥美其亦曠世而相感者乎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序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鵞按劉宋二子合刻本止此郁離子早刻入誠意伯集而龍門子則自嘉慶十五年嚴太守榮始附宋公全集中李序爲二子合作故祇得附之雜綴下篇同

孫鏘龍門子郁離子合刻序 自古開國之君必有一代佐
命之臣唐虞之五臣商周之伊萊旦望尙已暴秦而後論得
國之正者惟漢及明高祖提三尺劍得天下於馬上三傑之
美競起於時而繇叢議禮惟叔孫通是賴太祖初定金陵隨
取婺州聘宋公濂爲五經師明年同劉公基赴召應天一則
入知制誥一則參謀帷幄二公皆起東南負重名信乎其均
爲開國文臣之首矣攷宋公之生庚戌劉公之生辛亥去宋
亡不過三十年更歷胡元五十餘載劉公雖曾小試不久棄
去宋公則以編修召不赴均皆讀書萬山中隱居求志儲爲
世用各攄心得成一家言如所作龍門子凝道記及郁離子
是已夫二公之勳業文章見於明史者彰彰在人耳目無待
縷述顧其五十餘年精力所萃乃在此二書之中雖事則雅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至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俗兼收詞亦莊諧閒作而其乘時得位與所以自表見者實
默裕於先時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要在後之人善會之耳昔
者孔明隆中之對僅佐偏安文中子上太平十二策未用於
世近代如黃黎洲明夷待訪錄王船山黃書噩夢顧亭林郡
縣生員等論侃侃大言皆毅然有撥亂世而反正之意惜世
未有能行之者至如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其言山河險塞
用兵難易之狀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剔抉爬梳如指諸
掌其表襮於自序中者固猶是循卍元箸之心也而世之人
豈盡知之顧天下之變無窮非一孔之儒所及雖以黃顧王
諸公之博洽其議論所及多有不能行於今者近日吳華峰
氏所著起黃質顧廣王三書誠不禁慨乎其言之也若宋公
之龍門子劉公之郁離子其書旁譬曲喻略似稗官說部不

獨名臣豪傑多資借鏡卽宇內之學子閨閣之女士家庭之童稚闖闖之儔眾能俾讀者神怡聽者忘倦蓋其宗旨所在無非引入於道經天緯地之業約之於薄物細故之中非徒然也此二書明嘉靖丙辰有開封合刻本李濂爲之序而

四庫館諸公竟以凝道記列之道家類中豈真以宋公入仙華山爲道士耶然其後附入二公全集亦已久矣顧全集不易購購者亦未易讀茲特別爲印行以公諸世開卷冠以劉公二鬼詩蓋其互爲寫照者世之評者極稱其構思之奇遣語之險茲不具論第以爲二子之自序云宣統二年庚戌仲秋旣望鄉後學奉化孫鏞撰

趙淵成都建方正學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

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

宋文憲公全集

錄卷六

奎

四明七千卷樓孫氏校刊

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早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生平所得力處斷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訖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仁皇廣孝奪於今上遣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迺借寮案白於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邱公道隆旣復聞於王王曰隆眞儒以

光我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百金以襄睿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葬於夔獻王惠王凡兩遷之而其墓其祠則承奉宋景之所自營者而今先生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效義亦夫人所難能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遊心於先生之學云時嘉靖壬辰夏四月望日記

銅按潛溪書院志略有宋公祠二圖一圖方正學祠在宋祠牆外之左一圖稱趙方二賢祠則在宋祠牆內之右矣此文不見於志略而華陽縣志亦未載入然其在

宋祠東曠壤則昭昭也臨海陳君星垣謨贈我臨海縣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臺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志檢有此篇因并錄之

郭秉祭夔州三賢祠文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秋九月壬子申朔越廿有八日己亥某謹致奠於少陵杜先生康節邵先生潛溪宋先生之靈曰於戲豪傑之生世也或顯或隱其道不同而惠澤之流被也無久無暫其感則一惟三先生實賁於夔其演易有臺秋興有詠龍門有述瑰璋傑物之製作旣與日月並輝光其間觴不樂一飯不忘百折不挫忠耿磊落之精誠又與川嶽同流峙立言立德奕禩彌芳純節純心曠世相感顧茲祠宇思繫士民歲月邈緜棖棟傾圯某承乏茲土瞻拜惻然諏吉鳩工剝期竣事神庥斯妥馨蕙彌彰敬滌牲脞薄申誠悃惟靈昭格福茲氓萌伏惟尚饗

朱雲煥核祠廟志三賢祠在夔州府治後寶山頂巡按興

國進士朱廷立祀周濂溪王梅溪宋潛溪後知府許宋鑑
以潛溪移祀杜邵祠杜邵祠在府北卽靜暉書院又職官
志郭棐守夔州係萬歷二年又按學校志仰高書院在奉
節縣北本靜暉樓明神宗二年知府郭棐改建後廢今爲
崇忠祠

宋文憲公全集

卷六

壽

四明七千卷
樓孫氏校刊

崇忠祠

潛溪錄卷六終

學部主事 孫洞環校字

日本醫學士

孫洞環校字

